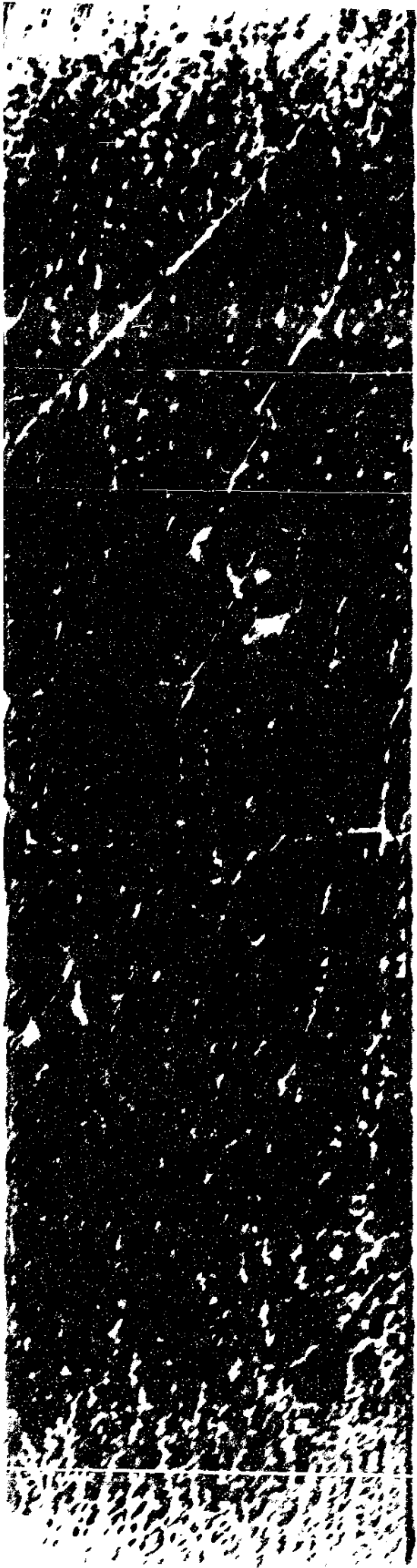


女人前記

廣隱女士著



女 人 的 心

康 麗 女 士 著



3 0613 6468 7

關於麻隱女士

四 節

一 她的丰度

這確是個奇蹟，我雖則也曾讀過藝術史，也曾看過不少大畫家大雕刻家的傑作，但我未曾感受過如麻隱女士這般內心的力；這種力是由她堅強的意志，熱烈的情感和脫俗的心思所溶化成的。一種絕對偉大磅礪的混合品。真的，你祇須看看她那雙如鷹般的眼，炯炯有光，直把你眩惑，不，直使你睜不開眼來。我相信一個人內在的智，美，與力都籠罩一雙眼裏洩露出來——當然，有的含羞露出，有的露出一部份，說來也怪，當我初識這位女作家時，我的心不自知的昇到一種脫俗的詩境裏去了；這自然是她絕世獨立的個性，使人不能不努力向上，努力朝偉大的方向走去。

大凡一個天才，如果是男性，必多少帶些女性，如果是女性，必多少帶些男性，而

廣闊當然不能例外；她外表雖無世俗所謂的美，而內心却有阿其爾斯（Achilles）的力，這外表與內心配合起來，配合的如此勻稱，你看見了她，正如讀了荷馬（Homer）的伊里亞德（Iliad）時，她身材不算高但也不能說矮，她的髮細而黑，臉兒稍微有點瘦，顴角異常之大，但又不至如蘇蘇小妹的顴頰先到畫堂前的那麼大，如果她受了刺激，或甚心裏起了紅飽脹的情緒，她的兩眼却又好似平時那麼銳利，反變為如脫籠的秋月或莎裏的花朵了。

至於說到她的丰度，我便不知如何說起，回憶我們初見時，她是那麼冷靜，高傲，真有拒人於千里之外的神氣。我心裏正想着，這樣一個冷靜的作家，而她的作品又一點不帶諷刺或批評的风格；因為祇要讀過她的作品的人便會想出一個憂鬱多思，皮易惹的女士，含淚坐在窗邊，讓全世界嘆一口氣，便無跡無影的溜過去了。她是像個多情的女士，對誰都溫存，對誰都寬宏大量，然而讀過她的小說的人一具有奧斯丁（Jane Austen）與她相會，便不期然的這樣想——這些悲觀渾成的文字恐怕不是這位又活潑又直爽又奧斯丁的女士寫的罷。但你千萬別狐疑，這些作品的確是她寫的，不是她寫，還有誰能寫與她。

陳笑聲雜着一陣窸窣的皮鞋聲，從幽靜的愚園路上傳來，跟着又是「那我可不在乎」的清脆的國語聲的日音，這是廬隱從學校裏回家，伴着三兩朋友在馬路上又說又笑的走着。她雖無飄飄欲仙的丰度，但誰要見過她一面後，那剛強脫俗的印象永映在腦子裏，她的言語，她的聲音，她的哭，她的笑，她的一切，都能給我們一個模範，就是說她無時無地不在朝人生的大道，生命的真諦方面走，總之，這種精神的美，決非常人所有，也非常人易於了解的。

二 她的生活

關於廬隱的生活，我也得說幾句，她昔在北平時，獲得浪漫女作家的銜頭，記得一個法文報上曾稱她為中國的浪漫女小說家，我當時看了這個評語，半信半疑，因為我們那時僅相識半年，在這半年中，雖則在月下暢談過，在酒家大醉過，在北海風光中遊舟，在西山涉過水樂過山，但廬隱的生活過於複雜——尤其是她的內心生活——所以

從短促的半年的交遊中完全了解她的生活，完全探知她心的跳動，這比登天還難，而我又是個多麼愚魯的人呢。

時光過去了，轉眼春色又瀰佈了灰城，她來信說：四郎，我明日又與數友同遊西山，不久，她從西山遊罷歸城，我遇見她，才知道她曾在春花下酩酊大醉過，痛哭過，幾至於發狂，自那時起，我纔了解盧隱之被人稱為浪漫者，實與一般人所謂浪漫的意思迥然不同，正因此世上太冷薄無情，所以她的情感，她的熱血，無從發洩，——原來她來到人間是太孤單了。

她是孤單的，當然這淺薄的人世不能滿足她那無所不包的胸臆，在這時，有的就為世界絕對犧牲（如耶穌），有的對世界懷疑（如安諾德），有的玩弄世界（如拜翰），盧隱則對世界悲觀，無端狂笑，無端痛哭，都因為她正感着沙漠中的孤寂；不幸，她會遭了二度重大的打擊，戀愛方面失敗了，她終於放蕩起來，其實這類放蕩當然不是世人所謂的「亂來」，也不是中國人所謂的「浪漫」，我無以名之，名之為偉大的表現，但是說

來也可憐，她竟被人們冷譏熱罵起來。

本來生活的不同，正以各人個性為轉移；廡隱的生活，在我認識她時，正往因過於熱烈而陡然冷靜的一條路上去，這條路自然是她生活不快的主因，唯其有這點對世界的不滿，所以她的作品幾乎句句都筆尖上帶着感情，哥德說的好：「如果一個人在中夜不知孤獨的坐在床上啜泣，他是不能了解人生的。」廡隱之能了解人生；正因她的生活，隨時隨地，都在掙扎，奮鬥，失望，感傷中。

三 她的作品

廡隱的作品，自然用不着我多此一舉來介紹，但因要講幾句關於她的話，所以不能不略說到她的作品。她的作品已成單行本的有：海濱故人 曼麗靈 海潮沙 歸雁，將成單行本的有：玫瑰的刺 象牙戒指，此外還有許多作品散見於各報章雜誌，在此我不必講這些創作的材料，我祇談談她的作風好了。

她的文筆是直切，健勁，強硬的；這因她個性如此，又不起稿，一方面當然有她的弱點，但亦有她的特長；所以我們讀到她的作品，從不成到不清楚，不流利，不直切，不痛快，祇感到，把如刀般的筆一兩下便把我們心中最纏綿最理不清的心緒剖分了，不過請別誤會，這位女作家也頗能寫徘徊纏綿的文字，（尤其是雲鵲情書集，）我因之可以下個判斷，說她創作與生活方面都有兩層人格。

她的小說結構似欠精密緊張，這因她雖未出個什麼詩集，但她的為人與心情，頗似一個詩人，詩人的文筆，美則美矣；情以，富則富矣；所少的還是結構，塵際初期的小說，當然結構不甚精緻，但象牙飛指以及她最近作的戰爭小說已很能表現這位強有力的女作家，由甜怨多情的作風一變而為客觀的分析的寫實的了。

又她的處女作海濱故人裏，堆滿了華麗的詞藻，文雅的句子，到了結廬，她文字方面的技巧竟轉為樸直，通俗的了，直到新近，我們時常在申江日報副刊海潮上讀着她的文章，她的文字更不加雕琢修飾了；這並非不好的現象，這正是她在文句的技巧方面，

大有進步，你看，她僅用一個個極平常極普通的字，便把人間最難捉摸的情節，與最糾紛的現象，表現出來，這不是技巧的最高峯而何？於是從前她所用的那些華麗的詞句，反覺隔靴搔癢，不能達到作家的本意。

唐隱創作之快，真可謂神速，無論什麼雜誌報章不催她作稿便罷，假如催她，再三催她，甚至於大編輯親到她府上來索稿，她便請編輯先生坐下，一面談話，一面吸煙，紙捲見筆尖在稿紙上刷刷的響，不斷的寫，不久一張千多字一頁的稿紙竟佈滿了靈秀的字跡，這樣一張復一張，於是聽見鋼筆一扔在桌上的聲音，椅子往後一推，她結立起來，精神飽滿的把還未十分乾的稿子交給大編輯。

「還得看一次嗎？」編輯問。

「不，不必了，這就行了。」唐隱說。

「那麼，你連底稿都沒有一份了。」

「所以你們當編輯的人對我的文章更當小心 我作稿從不起草的。」

編輯先生欣欣然告辭而去了。

廣隱的小說當然有她的毛病；但毛病沒有呢？嚴整的內容有關係，文筆有風格，能另樹一幟，便已不朽了。

四 其他

寫了上面關於廣隱女士的三段文字之後，在這段裏我打算寫點她生活中最瑣屑的事實，以備愛讀她的作品的人們。

原來廣隱雖原籍福建，但她不會說一句本省話，滿口是國語，她的國語真太漂亮了，記得有一次我和她同遊北平中央公園，我是對語言學頗感興趣的人，知道她是福建人，就要求她教我幾句福建話，要求的結果祇是舌頭噙頭全發乾了，還不會聽見她吐出半句來；當初我還有些生氣，以為都是朋友，又何必如此固執呢？誰知她真不會說，就會說，也不過一兩個單字罷了，她既不能說本省的話，可是從她的容貌看來，人們都以為

她是廣東人，那知她連廣東都不曾去過（雖然她的足跡踏遍天下，也過了中國的一大半。）

每逢放假的日子，或是學校放學後，廬隱回了家，心裏似乎總像盼望什麼似的。初識她的人自然以爲她在結構什麼小說，或在思維什麼問題，但與她相熟的人一望而知她心裏又在翱翔於中務白之間了，她自幼即喜嗜手談；她善於口談，同時也長於手談，說她「長」，并非說她能在莊上和六百和，或是能扣別人的大牌，或是能四圍下來，贏到一個月或半個月的薪水，或三四萬字的稿費，我說她「長」於手談，是說她能繼續來念四圍，或通宵竹戰而不倦，祇要有牌打，什麼話都好講；如果在座有一人說因事不能奉陪，廬隱則必鼓其三寸不爛之舌，雖蘇張復生，亦不能過之矣。

我們讀詩話時常看見詩人的什麼「斗酒」「美酒」種種的記載，廬隱雖亦好酒，但不能多飲，祇能小酌耳，她很喜歡到小酒館裏泡一壺好茗，喚上幾碟鹹的燻的燒的酒菜，這慢慢的小酌小食，有時不啻三缺一而無人成廬隱之美時，（這種情形亦復不少）她便獨自

到市上去，左手拿一瓶美酒，右手攜一包佳肴，準備悠然的小酌。

我們在上海住慣了的人，都知道這金迷紙醉的地方，那個小姐少奶奶不打扮如花一般的，但盧隱雖也有時同時髦女士來往，她却不像她們那麼矯揉造作的修飾自己。有時她心血來潮，也去做幾件異常時髦的衣服，但不久她厭棄了，仍然穿上她的舊衣，天天是這件衣服，在家裏，在學校，在跳舞廳，在影戲院，在酒店，在朋友家，在宴會上。她時常說：「我決不爲別人打扮，我願穿什麼就穿什麼——不過，我有時也非常修飾，那得要我心情這樣做的時候。」

讀過科學發達史的人，誰都知道牛敦家裏有老鼠，他買了兩隻貓，一大一小，他在壁上鑿了兩個大小不同的洞以便兩隻貓好進出的那段趣事。如牛敦這般天才，有時頭腦還不過這樣遲鈍，簡直可謂低能兒了。我們的女作家，有時也犯了與牛敦同樣的毛病，實令人發噁，盧隱最怕乘公共汽車或搭電車，因為她就連每日必經過三三次的靜安寺路都弄不清方向，在先施或永安，在裏面兜上幾個圈，她便有點兒迷途了。所以我想她的

收入，大部分在黃包車和汽車上，（這不是她有貴族氣，祇因她沒有更好的辦法，）而她許多寶貴時間，都費在問路和尋方向上去了。

卷之二

三

女人的心

關於盧隱女士

正文目次

第一章	初識
第二章	接近
第三章	低訴
第四章	月下
第五章	苦戀
第六章	臨首
章	去國
章	衝突
章	離婚
章	利

.....

女人的心

第一章 初識

正是一個初夏的早晨，素瑛爲了她的朋友梨雲結婚，她要去幫忙，所以絕早便起來了。當她走到櫛浴室的時候，太陽剛剛晒到柳樹巔，一羣雲雀紛紛飛向各處找吃食去。

素瑛站在一面大菱花鏡前，打開了頭髮，右手擎着一把淺黃色玳瑁的梳子，只放在頭頂上，怔怔的出神；她想今天是梨雲結婚的日子，而且是一個晴明爽麗的好天氣，真可算是良辰美景了。據梨雲說她倆已戀愛三年，只爲了那位新郎海文已經結過婚，因此她們在苦戀中掙扎了三年；直到最近海文才和她的妻子正式離了婚，現在她倆是有情人終成眷屬。……一對苦戀的人，達到結婚的目的，梨雲不知怎樣快樂呢！唉，人人都有個甜美的黃金時代，我自己呢？



素璞默默的沉思着，那擊梳子的手軟癱癱的落了下來，她連忙把梳篦台下的春機抽了出來，爽性對着鏡子發起呆來，她一個苦悶的心正回味到四年前她的婚禮上去。

那時也是一個晴朗的好天氣，而且又當百花開得最燦爛的仲春時節，百靈雀和黃鸝早晚唱着婉妙的歌聲；那時候她僅僅十七歲——一個對人生毫無認識的少女，在中學三年級裏讀書，在學校年假大考結束後，她帶着快樂閑散的心情，回到家裏；看見她母親整日整夜的忙着，定作傢俱呀，買衣料呀，她莫明其妙的問母親道：「媽媽買這些東西作什麼？」而媽媽總是含笑不言，有時或者說：「自然有用處，」不久年假滿了，她預備搬到學校去，媽媽連忙把她叫到跟前，摸着她的頭髮一面慈和的說：「阿素這半年不必上學了。」

「爲什麼不上學，媽媽？」

媽媽沉吟了一下說道：「賀士已經畢業了，一兩日就從上海回來，六七月間要到外國去，這一去至少三四個年頭，而你們的年齡也有這般大了；我想還是讓你們結了婚他

再走，我也放了心，不然一個青年男人在外國住上幾年，難保不發生變卦，所以前些時候我已去信和賀親家商議着，就在春天把你們的大事辦了，你能和他回去更好，不然的話他也有個掛牽，就不致發生什麼毛病了。」她聽了母親的一番話，心裏說不出是歡喜還是憂懼，只覺得滿心腔中充塞着一種異樣的感覺，見了人不由得羞答答的不敢抬頭，那些親眷們又常常跑來和她開心什麼：「小姐大喜呀！」那位老姑媽更使她難爲情，每次來了，總是把她通身上下端詳個仔細，然後笑迷迷點頭道：「這孩子倒有些福氣，聽說姑爺人品長得不錯，而且學問也好，今年剛剛二十多歲已經大學畢了業……」老姑媽嘮嘮叨叨說個不休，這給她一種很好的印象，於是她感覺得這位未來的夫婿，已佔據了她整個的處女之心了。

她在家人忙亂的熱鬧空氣中，匆匆的已過了兩個多月，眼看吉期一天近似一天，她這時每日只躲在房裏，繡一對鴛鴦嬉水的枕頭；在那一針一線中織着她羞澀的熱情的幻夢。

最後她所理想的結婚生活，變成事實了。賀士果然是個神傷的青年，在新婚的生活中，她倆都昏昏沉沉的過着，也許那就是所謂甜蜜吧！不過她倆興趣上似乎總有些不相投，時時顯露出互相勉強應付的痕迹。

竊賊般的時光，悄悄的溜走，她結婚已經兩個多月了。一天早晨她從床上起來，賀士還沈沈的睡着呢，她披了一件睡衣，推開玻璃窗，倚着窗欄，看見院子裏的海棠花，葉都沒有了，倒是樹蔭深處已結着豆粒般大的海棠果了。同時天氣也一天一天悶熱起來，賀士去國的日期將近，他對於離別的滋味，有點模糊的淒酸，不免掉過頭去望着正在甜睡的賀士。這時賀士正打了一個轉身，微微的睜了一下眼睛，便又睡去了。她覺得一個人怔在窗前沒有意思，便悄悄的走出房門，牆陰的兩株紅玫瑰已經開得很茂盛了，她便摘了幾朵，仍回房來，賀士這時已經醒來，他看見她雲鬢蓬鬆還不曾梳洗的樣子，便問道：「你這麼早跑到園子裏作什麼？」

「我去摘幾朵玫瑰花泡茶吃！」

「哦，玫瑰都已經開了嗎？」

「是呀，光陰過得多麼快！」她說了這話，心裏有些發梗，并且嘆息了一聲道：「再有十天你也就走了。」

「不錯，僅僅只有十天了；素璞，我走了以後，你一個人在家裏也悶，不如和媽媽商議，還是繼續去讀書吧！」

「也好，不過我近來似乎有些毛病，常常頭疼，而且心頭作嘔，月經已經兩個月不來了。」

太服！太服！太服！
不！不！不！不！不！不！

「那你怎麼不早說，好我個醫生看看。」賀士說着連忙爬了起來，要水洗過臉，就匆匆去我楊太太來。

不久太太到了，仔細的檢查後，更含笑道：「恭喜嫂夫人是喜病，沒有什麼關係，過了一定的時期，自然會好的。」

她自從聽到自己要作母親的消息，似乎害羞又似乎驕傲。同時她有點懷懼，因此她

要求賀士再遲半年去國，賀士也答應了。從此她便安靜的等待着，到了年底她很不安的產生了一個活潑可愛的小女兒，賀士在第二年的春天，就離開她到歐洲去了，現在已經是去了三年……素瑛回味到這裏，不禁嘆了一口氣；這時心裏充滿了無限春愁，她早要知道別離是這樣的滋味，真不該讓賀士單獨出國了。她不禁滴下悲怨的淚滴，正在這時候，張媽拿了洗臉水進來說道：「少奶奶洗臉吧！」

「放下好了！」她懶懶地回答着，站了起來；一面洗臉一面淚滴兒仍如珍珠般滾了下來，她這時不但想到異國的賀士，而且也想到家鄉幼小的愛女，因為當她生產以後，賀士既出國，她便到北平進了大學，現在也整整離家三年了。

這一早晨素瑛在哀愁與回憶的情緒中混過，而不待人的時間，早又中午了。海文和黎雲的婚禮是三點鐘，吃過飯就應當去，因此她忙忙的收拾了，換了一件衣服，坐車子到了中央公園，這時滿園花草，都開得燦爛奪目，又加着兩排蒼松翠柏更引人留戀，果然好天氣，美景色，誰說老天無知呢，安派了這樣的畫境，為這一對幸福的人兒……

她一面走一面想，不知不覺已早到來今雨軒了，她剛想向茶房間黎雲來了沒有，只見黎雲已笑嘻嘻站在門口向她招手，她連忙迎了上去道：「怎麼樣一切都預備好了嗎？」

「也沒有什麼可預備的，只等時候到了行禮。」

「海文沒來嗎？」

「他去拿定的花球去了。」

「你家裏的人呢？」

「他們都在後面的屋子裏，我來替你介紹介紹，回頭請你帶着她們招待來賓。」

黎雲領着素璞繞過那草坪，便進來今雨軒的大廳，只見禮堂裏滿是花籃和松柏枝搭

就的官子，十分富麗，在大廳的後面，有一間小屋子是預備新娘化妝的地方，黎雲推開

門，只見裏面坐着兩個男人，一個女人，黎雲指着那位三十多歲矮胖的男子說道：「這

是家兄，」又指着那位團臉的女人道：「這是家嫂，」這時另外一個年輕的男人也站了起

來，黎雲說道是舍姪純士，他在西郊大學讀書，回頭又指着素璞說：「這是我的同學素

璞女士，大家見過了，黎雲的哥嫂，便向素璞含笑說：「今天要勞女士的神，替我們招待招待客人！」

「那是當然幫忙的。」

她們應酬了幾句話後，黎雲便對純士說道：「你們外頭坐着吧，恐怕客人也快來了。我讓嫂嫂替我燙頭髮，純士應着便陪素璞到大廳上，參觀了一陣禮堂。他便招呼素璞到廊子上的茶座上坐下，茶房泡了一壺香片茶，又擺了一桌子的糖果，她倆吃着茶等待客人，但是時候還早，除了一些遊園的人們，從這裏經過外，還不會有人來；在這閑暇時間中，素璞忽然抬起頭來，向坐在對面的純士望了一眼，她覺得純士面孔上，有一種使人難忘的印象，她莫明其妙的把純士五官暗暗的品評着，最後她發現他的眼睛特別光亮。同時她感覺賀士雖然是一個美男子，可是趕不上純士聰雋有精神，她正在呆呆的思量着，忽聽純士說道：

「素璞女士是研究教育嗎？」

「不，我是研究史地的。」

「快畢業了吧？」

「還有一年半。」

「賣校的史地用的是什麼課本？」

「我們不用課本，完全是講義，不過先生另外還寫了幾本英文的參考書。」

「女士也喜歡看西洋文學書嗎？」

「偶爾也看一些，如迭更司的小說呀，大仲馬父子的作品等，不過我的外國文程度

太淺！」

「那是女士太客氣了，我常聽見黎雲姑姑談起女士對於中國文學很有根底，而且我也曾拜讀過女士所填的浪淘沙，真是調高韻逸；後時女士也教教我填填詞！」

「笑話，我那裏會填什麼詞，不過一時高興，胡亂寫上一些罷了。」

他倆正談得高興時，忽見有幾個客人已向這裏走來，統士招呼客人到大廳裏坐着，

素瑛去有黎雲只見她已將一頭的烏雲，燙成水波紋去，臉上擦了些粉，果然比較年輕美麗了。黎雲對着鏡子向着素瑛含笑道：「你替我把紗披上試試看，素瑛便把那長方盒裏的薄如蝶翼的白紗，輕輕的拿了出來替她齊額披好。鏡着身上見紅色的禮服，果然光豔耀眼，素瑛扶她坐在椅上，這時女客也來了不少，有幾個親眷走進來看新人，黎雲默默含情的低着頭；讓她們品頭評足，素瑛本想陪着她，忽見她瘦瘦地來說過：「素瑛女士，外面來了幾個黎雲的同學，請你去招呼她們坐吧。」素瑛聽了這話，只得撇下黎雲到外面去招呼了。

五點鐘行過禮後。來賓們都紛紛坐上席了，正好素瑛同純士坐在一張桌子上，當宴將散的時候，純士向素瑛低聲說道：「黎雲姑姑叫我請女士慢一步走。」

不久來賓都散盡了，黎雲已把頭紗取下來，換了一件玫瑰色的軟緞繡花旗袍，滿臉喜氣的挽着海文走出公園，坐汽車回家，純士另外僱了一輛車子送素瑛回去。

「在寂靜的長安街上，路燈惺惺的發着青綠色的光，天上繁星如棋子般滿佈着，」

的新月纔從雲層裏吐露出來，春天的和風，夾着花香拂吹着，這美麗的夜，當然是最適合新婚兒女的环境；便是這一對初識的青年男女，他們依樣的也被這輕軟的春光所陶醉了。在這個時候無論那一個，心弦上都顫動着活躍的音波，而憧憬着夢幻的美麗，雖然明知自己所想像的，是超越實際的熱情，但是春便是浪漫整個的象徵，因此這汽車中的純士和素璞也竟不能逃避春的誘惑，在他倆的心田深處，已暗暗的灑上相思的種子了。

不久已到了素璞的家裏，純士看着素璞下車進去了，他才又折回城裏去，在車上他似乎驚喜着自己發現了些甚麼，但同時又像是失掉些東西似的。

女人的心

三

第三章 接近

天色才有些朦朧，素環從夢中醒來，一隻手擦起白色的蚊帳，只見嫩綠的柳條，在殘月疏星的光影中，輕輕的波動；東方的天容，尙自寂寂不見霞彩；從枕頭底掏出手表一看，原來才四點鐘，她轉過身子去，打算再睡一覺。但是眼睛儘管閉着，睡魔總不肯光臨，腦子裏倒像開了電影，一幕一幕清楚的演映着往事。最奇怪的是純士的面影不住在她的意識界裏浮泛，同時不免聯想到法國三年的賀士了，不知他在異國過些什麼生活，也會想到歐空間到處的淒涼沒有？唉，光陰是過得這樣快，青春是不常久的，而賀士總不想着回來，使這美妙的光陰，在離愁別恨的心情中銷盡，素環想到這裏，由不得要淚珠簌簌的滾落下來，同時也對自己的孤寂而傷感，這時心頭一陣酸楚，由不得兩行清淚潸然而下，素環在思沉沉的躺着，窗外的雲雀早被陽光驚醒，吱吱的叫着。鄰家的黃狗，也斷續的叫着，遠遠已聽見街車隆隆響的聲響，她一翻身從床上起來，拭乾了眼

角的餘淚，開了冷水管草草洗過了臉，從風子裏拿出賀士的一張四寸大小的照片，看了看，但是這影裏情郎是這樣木呆呆的望着她，再不瞭解她心頭的焦愁，而安慰她，她嘆了口氣依舊放下照片，只坐着出神；忽然聽見走廊上有人走路的聲音，跟着楊媽托着一杯熱氣蒸騰的牛奶來，說道：「少奶奶今天起得這樣早！」她「哦」了一聲，伸手接過牛奶來，有心無意的灌了下去。楊媽接了空杯子出去了。素瑛站起來，對着鏡台草草的梳了兩頭髮，從衣架上取下那件綢子的夾大衣，披在身上，走到庭院裏，無目的的兜着圈子；只見楊媽手裏拿着一封信，從外面走了來。

「少奶奶！這是黎雲小姐那裏送來的，說是要回信的。」

素瑛接過信來，一面拆信，一面向楊媽道：「你叫他等一等吧！」

楊媽答應着去了。素瑛只見一張淺紅色的花箋上寫道：

素瑛姊姊：

昨天多勞了，非常感謝！今午妹擬請幾個朋友來家便飯，務望姊撥冗光臨，毋

任盼麟之至，匆匆順視

康樂！

妹黎雲謹具。

素璞看完信，心裏仍然悶悶的，本想辭掉了不去，又覺得在家裏也沒什麼趣味，倒不如去混混吧。於是她拿了一張卡片寫道：

「梁雲姊姊：蒙亂召甚感！屆時定來，再談！素璞再拜。」

素璞將片子寫好，交來人帶去，把筆擱桌上一丟，站起身來，向書架上抽出一本小說來，看了幾頁，時鐘早已敲了十二下，連忙打開粉盒，向臉上撲了一撲，換了一件深灰色的夾旗袍，拿着手皮包，走出門來，恰好有一輛人力車停在那裏，她坐上去道：「到東城無量大人胡同！」車夫一見這位不講價的僱主，心想這是好買賣，於是歡天喜地提起車柄，如飛的向前跑去。

轉了一條馬路無量大人胡同到了，就在路西的一家紅漆大門口停住，素璞給了車錢，便向前敲門；跟着出來了一個看門的男人，請素璞裏面坐，素璞正往裏走時，早已看

見梨雲和海文一對兒，滿面笑容的迎了出來；同時說道：

「客人都到了，就候你一個呢！」

「真的嗎？那真對不起了！」素璞含笑說。

「等些多喝兩杯酒就行了。」梨雲說。

他們一面說一面已進了客廳，果然已經來了不少客人，大家見素璞走了進來，都站起來招呼，素璞已看見純士也在那裏，她不知不覺高興起來，這時純士也笑盈盈的走過來道：「素璞女士，昨天真受累了！」

「純士先生太客氣了，到是那麼夜深，還勞你送我回家，真使我不安呢！」

素璞說。

「好了！好了！」黎雲叫道：「你們大家都不必客氣了，歸根到底都是爲了我們，只有讓我們向諸位道謝！」

他們正在互相謙謝時，僕人已來請吃飯，素璞隨着大家來到飯廳裏。看見那屋裏，

已整整齊齊擺着一桌席，在每一個座位前，放着一張小巧精緻的畫片，寫着各人的名字。於是大家找到自己的名字坐下，素璞的右邊恰好是純士的位子，純士連忙把椅子拖了出來請素璞坐，素璞含笑謝了坐下；僕人絡繹的上着菜，黎雲向純士道：「純士你招呼素璞多吃兩杯酒！」純士果然把酒壺擎起，替素璞滿滿斟了一杯，同時自己也斟了，說道：「素璞女士，我敬一杯！」素璞連忙欠身道：「對不起，我的酒量太小，這一杯受不了，還是讓我慢慢吃吧！」

「那是女士太不賞臉了，」純士說：「我聽梨雲姑姑說女士的酒量極好。本來一個有天才的人，沒有不善於喝酒的，只是我面子小，所以女士不肯喝！」

「純士先生太言重了，好罷！我喝一杯！」素璞果然把一杯酒乾了。純士連忙又替她斟上一杯；一面又替她佈菜，素璞容着肚子，喝下這杯酒去，只覺一股熱潮衝上臉來，頭有些暈，心脈急切的跳着。純士才知道她果然酒量不大，連忙吩咐僕人打熱手巾，又親自倒了一個蜜橘放在她面前，素璞吃着橘子，她的心靈早已飛越到另一個世界去了。

只覺得全身癱軟無力，勉強的吃了一些菜，直換到席散，她連忙找到一張沙發椅靠着，純士偷眼見她兩頰緋紅，倦眼微錫，更比昨天好看了；心裏也禁不住一動，但是再一想她已經是離散有夫的人，自己不應尚存什麼非分之想，他道：『這樣自己責備自己，但他仍不能避免熱情的襲擊；』不禁心裏暗誦着古人的詩道：『還君明珠雙淚垂，恨不相逢未嫁時。』他感嘆着，陡然又想起一件事來：——

前半年，梨雲姑姑住在學校裏，忽然患了胃病，父親曾到學校的療養室去看她，只見一個女子，正在替她煎藥；態度十分溫柔，誠懇，父親看見心裏非常賞識那個女子；回家他對媽媽說：『梨雲妹妹的那個女朋友，樣子長得還不錯，而且性情溫柔，對梨雲妹妹真是體貼入微，這樣的女子，現在真不容易找到，不知道她已經定婚沒有；如果能替純士找這樣一個妻子就好了。』後來父親果然對梨雲姑姑說起，梨雲姑姑嘆了一口氣道：『沒辦法，人家已經是一個孩子的母親了。』父親聽了這話，也就放下不提，不過弟弟們倒常常拿這件事和他取笑，他呢，也只當是一件笑談，在他心裏，從來沒有把這件事

當真過，誰知昨天在个雨軒一見，這一顆毫無掛碍的心，竟不期然的受了糾纏。……

純士默默的沉思着，忽見梨雲走過來道：「純士你來，我和你商量一件事。」

「什麼事情呢？」純士說。

「你現在功課忙不忙。」梨雲問。

「不算忙……」純士說。

「那就好，前幾天素環請我替她找一個人補習英文，我當時就想和你商量。因為事情忙，簡直就忘了，適才她又和我提起，我想你要是不很忙，就不必另找別人，乾脆請你幫幫忙罷！」

「就是她一個人補習嗎？」

「是的，你的意思覺得怎麼樣？」

「當然沒有什麼不可以的，只是每個星期只能補習兩次，因為學校離城太遠，除非星期六，和星期日，再沒有工夫進城的。」

「其實兩天也儘夠了，你想什麼時候開始好呢？」

「那都隨便，不過既已答應了，就早些開始罷！」

「好等我找素璞來，你們當面接洽！」

梨雲送了客人們回來，便約了素璞到客廳來，純士連忙站起讓坐。

「素璞我已經替你請好了先生啦，只是什麼時候好，你同純士去商量罷。我叫他們

泡碗濃茶給你們吃。」梨雲說着便到裏頭去了。

「素璞女士真是好學。可佩！可佩！」純士微笑的說。

「什麼好學，實在感覺得文字不夠應用，只好格外巴結些了。」

「女士為什麼總是這樣客氣。」純士悵然的說。素璞聽了這話不禁一笑道：

「學生對先生當然應該客氣些！」

「言重！言重！這麼一來我到不敢答應替你補習了。」

「好了！我們不要惹開玩笑罷，到是定個什麼時候好？」

「我星期六下午一點鐘進城，星期日下午六點鐘回學校，如果是補習兩次的話，我想星期六下午兩點到四點，星期日上午八點到十點。」

素璞聽了這話，沉思了一下道：「很好，就這麼定規了，只是用什麼書呢？」

「那隨女士的意思，喜歡補習什麼都可以。」

「我想補習一本西洋近代史，其餘再讀一些文學作品。」

「好：今天是星期四，就從後天開始吧，我到女士家裏去。」

他們商量定後，時候已將近黃昏，素璞便辭了梨雲海文回去。

素璞到家，吃過晚飯立刻把要補習的兩本英文書找了出來，自己先預習了一遍，精神有些疲倦上來，便收拾睡下，這一夜她睡得很好，她的心似乎比較充實了。

轉眼星期六到了，她一早起來，吩咐楊媽把屋子打掃乾淨，又預備了一些精緻的糖果點心，把書房裏的花瓶的殘花都換了新鮮的，

微睡一下，但是躺在床上，心緒如潮，她

爲什麼這樣不安；而且是有

生以來，第一次感到心的眩惑，最後她不見了。……，淡淡的施些脂粉，便到書房裏，對着書，又着頭，怔怔的出神。壁上的……的鏡了墜下。她的心裏說得利害了；只得深深的呼了一口氣，勉強的鎮靜着；不久孩子裏，她見婆婆的皮鞋聲響，楊媽領着純士進來了。她連忙站了起來迎候，純士會笑的問道：「女士一個人住在這裏嗎？」

「不，還有幾個親戚，他們到西山玩去了。」

他們寒暄後，素璞把書拿出來；純士細心的講解了一遍，又出了幾個問句；素璞從敏捷的回答了，兩點鐘的時間早已過去。

素璞收起書，吩咐楊媽把預備好的茶點拿了出來，純士吃着茶，和素璞款款的談着，早已滿樹斜陽，庭前老鴉啾啾的啼鬧，純士只得辭了出來，在歸路上純士的一顆心依然繞在素璞左右，他覺得素璞不但有女性的溫柔，而且同時也有堅固的意志，和奮鬥的精神；在我的生命上這是第一次與女性接近，想不到就碰這樣一個不容易使人去心

的女人，她覺得歡喜，但又感傷，當然她自己覺得有點臉紅。爲什麼那樣自私，怎麼終那樣強？這已是一朵有主的名花了……除了作一個好朋友，不能再有別的希望呢！……這是總士的心事，不過上帝安排的命運究竟怎樣，不但我們不能揣測，就是素璞與總士他們也何嘗算得定呢！他們只是一對瞎子，閉着眼睛向前走，走到那裏算到那裏。

光陰一天一天過去，素璞與總士的初識也一天一天深起來，他們每星期有兩次的聚會，雖然在這一年春天過完時，他們還能勉強保存着淡然的友誼，不過在他們的靈海裏已湧起苦悶的惡浪，那一夜總士從素璞家裏放書回來後，素璞躲開親戚們，獨自坐在竹簾前，悄悄的眼淚，而總士呢，獨自在天安門的石路上，徘徊沈思，使得天上那位多情的小姊，也不禁黯然，她終於不忍看這一對苦悶的人兒，而躲到濃雲背後去了。

女人的心

二四

第三章 低訴

純士從素璞那裏放完書出來，已經是日影橫斜，晚鴉歸巢的時候了。他捧着一顆紊亂的心，回到家裏去，一走進門就聽見梨雲哈哈的笑聲，便連忙上前去招呼，梨雲向他笑嘻嘻的說道：「神氣嘞！先生回來了。」

「姑媽專門說笑話……姑夫呢？」純士問。

「他有朋友去了，回頭會到這裏吃晚飯的。」梨雲說：「喂，純士，我問你，素璞的英文程度怎麼樣？」

「當然不算好，不過她極用功，而且細心！」

「你的觀察不錯，她平常就是一個細心而且用功的人！」

純士聽了梨雲在讚揚素璞，心頭陡然又興起一股奇異的情流，——那是一種非常不和諧的情流，一半兒歡喜，一半兒嫉恨，但在他想到素璞每次說起賀士，便表示一種不

快的情緒時，他的心不禁怦怦的跳動了。……這的確不見得完全絕望，縱使無緣和她發生什麼形式上的關係，但是作個精神上的安慰者，也何嘗不好呢！他沉思到這裏，一天愁煩，卻交付那陣晚風帶走了。高高興興的跑到自己房裏，找了一張淡綠色的雲箋，蘸了淺紫色的墨水，在上面寫道：

我所敬愛的素環女士：

當然我們已不能算是初交，兩個月以來，我們時時有見面談話的機會，自然我應當滿足……不過人類的心是異常神祕，而且是一個永遠想着前進的東西，因此我對於女士也是希望我們間的友誼與流光俱進！

女士請相信我，一隻純潔柔馴的小羊，還不會離開母親的懷抱，獨自到社會作人的我，甚極需要熱情的培養與誠懇的指導，今後我希望女士時時策勵我，鼓勵我。……女士寫到這裏接不下去了，自然他第一次給一個愛慕的女友寫信，連自己也把捉不定說些什麼好，寫得太親熱了怕碰釘子，寫得太輕鬆了，又不能盡意，他把這封信

看了又看，覺得還過得去，因此把花箋摺了起來，裝在一隻淺紫色的信封裏，外面寫着「素璞女士惠展」，他鄭重的把信放在大衣的袋子里，預備明天去教書時，順便遞給素璞。

夜裏素璞和海文告辭回去，純士回到房裏看了兩頁書，便沈沈睡去了。這一夜他是在酒醉的心情中陶醉着，天大亮了，才被綠窗前的一陣鳥噪所驚醒，連忙收拾了就奔向素璞家去，走到書房裏，只見素璞身上穿了一件黑色印度綢的單衫，素面紅唇，更覺嫵媚，斜倚在那張近窗的沙發上，默默含情的望着窗前的海棠花，一見純士走進，連忙站起來含笑招呼，純士一面看手表，一面抱歉的說道：

「今天晚了，素璞女士一定等了很久吧！」

「并不很晚，」素璞含笑安慰般的說：「我也才到書房裏來，這幾天天氣漸漸熱了

……

素璞說了這句話，陡然停止，臉上緋紅，連忙裝作叫楊媽倒茶來，純士見了這情形

，雖然莫明其妙，不過眼裏看了這醞釀粉面的少婦；也不知其然的紅了臉，幸喜楊媽倒
素來，解了他們的圍。

功課補習完了，楊媽又端出一杯汽水來，純士接過來喝着，立刻覺得冷浸齒頰，氣
爽神清。便笑道：『這汽水真好！又清香，又爽涼。』

『哦，那是我昨夜就冰上的。』

『這真多謝了。』

『又來了。』素璞微含怒意的斜睨着他。純士只低着頭暗誦：『宜嘖宜喜春風面！』

『素璞看他一聲不響，倒禁不住『啾啾』一聲笑了出來道：『你怎麼不說話了？』純士也
笑道：『是呀，話太多不知從那一句說起；我這裏有一封信，請你看看罷！』

『信？』素璞懷疑的望着他道：『是給我的嗎？』

『是的，』他說：『我隨便寫了幾句，請你不要見笑！』

素璞臉上又湧起一股紅潮來。拿着信躲在沙發角裏悄悄的看看，最後她微微一笑，

把信折起，夾在那本英文歷史裏，呆呆的望着窗外，這時她臉上的紅潮漸漸退盡了，眼圈有些發紅，後來她喟然長嘆了一聲道：「天下的事情，為什麼這樣不湊巧！」

紳士聽了這話，也正刺在他的心弦上，也不禁低頭嘆氣，後來他忽然想起一件事來，就是賀士和素璞的感情究竟如何，他老早就想問，但今天却是機會，因極力鎮靜道：「賀士先生不久就要回來了吧……我想他回國後，你們的生活一定很美滿了。」

「美滿嗎？我也是這樣希望，但是天下的事情，如人意的究竟太少！」

「女士為什麼說這樣的話，聽見賀士先生學問人品都不可多得……」

「當然，這樣一個男人，我們是指不出他有什麼劣點，不過不見得是個個女人都喜歡他吧！」

「莫非說女士和賀士先生之間有過什麼裂痕嗎？」

素璞這時抬起眼皮來看了紳士一下，凄然一笑道：「紳士！她這樣親暱的稱呼，使紳士倒不知所措了。連忙啾啾連聲道：『你能把你們之間的生活告訴我嗎？……假使

我能對你們有些益處，我一定幫忙！」

「你聽得我一向都沉在苦悶中嗎？……說起賀士來，他有他的長處——一切男人沒有他那麼細膩，可是他也有他的短處，他的思想太固執了。他滿腦子都是封建餘毒，他不了解女人的心，而且他不承認女子的人格，他要他的妻子絕端的服從他，服侍他……這是我們根本不能合作的原因，……」素璞說到這裏停了一停又繼續的說道：「而且他也是一個極端自私的人，我們結婚後一年多，他便到歐洲去，聽說他在那裏的生活很舒服，而他從來沒有顧念過我和他女兒的生活，現在我到北平來讀書，我的小女兒放在我娘家母親那裏，就是我每年的用度也都是我母親供給……」

「當然無論什麼人都有些短處的，只要你能諒解他，便什麼都不成問題了。」

「這也是無可如何的想法罷了！」素璞懶懶的答應着。

「好在一個人的生活方面很多，就是家庭生活略有欠缺，只要別的方面滿意，也未嘗不可得到安慰的。」純士安慰她。

「這倒是實話，所以賀士走後，我才決心到北平來讀書。」素璞說。

「其實事業的安慰，比其他更要緊，試想我們到世界上來了一趟，若果一無所得，未免太辜負此生了。我願意將來我們能作個事業上的互助者，如果能蒙你不棄，把我當一個恭順的弟弟看待，我真不知道怎樣感激你呢！」

「也許你的年齡比我小，不過你的學識却在我之上，我怎敢作你的姊姊。」

「不，素璞姊！你實在還沒有深切的了解我；我實在是一個不知事故的小孩，我到今年活了二十三歲還不曾離開學校的生活，而你呢。我相信比我強多了，你好好的教導我幫助我吧。我有人心，絕不會忘記你的好處！」

素璞聽了純士天真純潔的話，不禁含笑說：「讓我們作一個純潔的好朋友吧！」

純士喜歡得跳了起來；正當這時候，忽聽得一聲震天動地的午炮聲，才提醒他，連忙告辭回家，當素璞送他到屏風門那裏，他低聲說：「明天給我寫回信呀，千萬別忘記了，我盼望着呢！」

「是了，我不忘記，再會吧！」素璞答應着，直看他轉過屏風門才快快的回轉來，到上屋時她的婦母問她道：「怎麼今天上了這許久的課？」

素璞被她這麼一問，連忙鎮靜着答道：「因為我請他替我開了兩個外國信封，又起了一封信稿，所以耽誤些時候。」婦母有意無意點着頭進去了。她也跟到堂屋裏，只見桌上飯已擺好，她坐下陪着婦母們吃完了飯，獨自躲到房裏，斜臥在沙發上，這時天氣真有點悶人，院子裏金銀藤的溫香，一陣陣襲人，她感到陶醉和疲軟，昏昏沉沉的閉着眼睛恍惚間看見純士由面外走了進來，她正想坐起來時，誰知純士已經挨着自己身邊坐下了；同時自己的右手，也被純士緊緊的握住，她怕婦母走進來，碰見不好，所以急着想把手抽回來，但是全身就像被浸在酒罈裏，軟癱癱動彈不得，正在這時候，忽聽她婦母的聲音在喊她，她真嚇得魂飛魄散，用力一掙，醒了，睜開眼一看，一縷陽光映在玻璃窗間，梨樹上的鳥影，淡淡的照在白色的窗簾上，四境寂寂那裏有人聲，更那裏去找純士的影子呢！

素璞悵然的坐了起來，悶悶的回想悲裏的情景，正在如醉如癡的時候，忽見楊媽手裏擎着一封信進來遞給她道：

「少奶奶這是您的信！」

素璞接過來一看，正是賀士從外國寄來的，連忙拆開讀道：

「素妹惠覽：五月十七號的信已收到了。你現在打算多讀些外國文我很贊成，將來有機會，或者也到外國看看，西方的物質文明，民族精神，都是以使我們景仰的。

我在這裏住慣了，對於將來回國真有點躊躇呢！前幾日子我在柏林認識了一位米利安小姐；她是一個熱心的女看護，前幾個月我在醫院養病時，認識她的，她極細心的看護我，有時還唱歌給我聽，後來我病好了離開醫院，她仍常來看我，這次我離開柏林時，她親自送我上車，當車子蠕蠕前進時，她那藍色神祕的眼裏，滿蓄着清淚，那樣子正像一朵含露的蝴蝶蘭，顫巍巍的招展於晚風裏，唉，這時我心裏真感到淒涼，回想起從前黃浦江頭離妻別子的情形，也沒有這樣難過，你就知道我近日

的心情了。不過我身體還照樣康健，你可以放心，我們的女兒現在還在她外祖母那裏嗎？你幾時回去看她呢？我想像她一定長得很高，如果有照片寄我一張也好！再說吧，祝你

快樂！

你的賀士

素璞看完信，立刻覺得腦子裏，深深的印上米利安小姐的影子，同時這影子又變成一支鋒利的針，不住的在她心上刺；心頭的血，變成一顆一顆的淚珠，陸陸續續的滾了下來，一件白色綉衫的大襟，沾濕了一大塊。她哭了一頓，最後她突然毅然的站了起來，把這封信丟在屋子裏，她覺得這是賀士先對不起她，——雖然認得純士，事實上是在賀士這封信之前，不過自己一向是克制着情感，不敢有一些越禮的行爲，現在賀士既然鍾情於米利安小姐，那我就是有個把情人，也大家抵銷得過呢。因此她決定給純士寫信，並約他到頤和園去清談。她悄悄的來到書房裏，把房門掩起，先對着一面鏡子攏了攏頭髮，便拖過那張自由椅子來坐下，找了兩張做宋製的宣紙信箋，提起毛筆，只管在墨

池裏醱來離去，一雙眼怔怔的望着窗外的樹影，過了約有三分鐘，才向那張宣紙上寫道

「純士：

我是一隻籠裏的雲雀，在一種運命之下，我失掉了自由，從此我的生活是單調的，苦悶的，陽光不是沒有，美麗的樹林不是不多，悅耳的溪流不是不能陶醉人們的靈魂，只是恨我都沒有份！

在我不會認識你以前，我似乎已習慣了我束縛的生活，我不回憶什麼，也不夢想什麼，只是安靜的讓命運宰割，誰知見了你之後，你偉大的靈光，啓迪了我的愚昧，你強有力的告訴我，命運是我們手中的泥，由我們自己剗造什麼便是什麼，從此我對於我的生活，發覺了錯誤之點，我對於我的苦悶感到有解除的必要，我想在你面前低訴，呵，純士，你希望我們的友誼與流光俱進，我更希望我們的友誼與天地同終，讓我們永遠是這世界上的好朋友罷！

近來天氣熱了，我想出城玩玩，這個星期上完課，我們回到頤和園去談談，好不

好？再談，祝你

康樂！

素璞上

素璞封上信交給楊媽，精神覺得爽快多了；到媽媽那裏坐了坐吃過晚飯，回到自己房裏，月光正照在窗子上，她便不開電燈，換上睡衣，倒在床上，靜望着如水月華，不知何時竟入夢鄉了。

第四章 月下

素璞自從決心變換自己的生活，她心裏是一半激憤，一半悲怨，同時又滲着些莫明所以的陶醉，這種雜亂的心情，簡直是大大的困惱了她。匆匆星期六到了，純士照例來上課，并且答應她第二天回到頤和園去。當純士走後，她回身坐在書房的沙發上，默默沉思，雖是窗外美麗的黃昏，閃爍着耀眼的彩霞，她也毫不措意。

夜幕漸漸垂下來了，書房裏的光線更加昏暗，素璞走到窗邊，向天空一望，只見那半圓的皎月，已撥開東方灰色的雲層，向人間照耀了，陡然一個美麗的幻影，躍動於她的意識界裏：

「在一帶馥郁的花林中，閃動着如薇的月光，在那光波下，飛舞着初夏的花魂，那裏是充滿了溫馨的神祕的空氣，在那散亂的花影上，放着一張二人椅，一對青年人正燃燒着熱情，低低的談着，他們遺忘了整個的世界，只有那身份一叢的茶蘼，了解他們幽

醉的心情，在月光下微微的點頭讚嘆！呵，這樣一夜一夜的過去，直到他們脫離這世界的時候。」

素瑛幻想到這裏，一顆沈悶的心，禁不住怦怦的跳動起來了。她一面盼望這幻想立刻實現，同是她更預料到這幻想明晚就可實現，但是想到賀士時，她又覺得有點對他不起，後悔不應該約縛上了，明天還是託故辭了不去吧，她就想這樣決定了，但是這立刻又感到內心的空虛，她斜在沙發上支着頰只替思量。這時屋子裏已經暗得看不見人了，忽然見楊媽在窗外自言自語道：「這可真怪，少奶奶到什麼地方去了？書房裏也是黑漆漆的，難道在書房睡着了嗎？」她一面說一面推門進來，摸着門後的電燈鈕把燈開亮了，素瑛怕被她看破自己的心事，因此真的裝睡，閉了眼假打鼾，楊媽走到面前，輕輕叫了兩聲道：「少奶奶，少奶奶！」素瑛微微的睜開眼，看看楊媽道：「唔，我怎麼躺躺就睡着了，現在幾點鐘了？」

「少奶奶，八點都敲過了，飯已擺好，請你去吃呢！」

「好，我就來了，你先去吧！」素璞說。

楊媽應着果然先進去了。素璞站起身來，整整衣裳，向天空呼了一日長氣，娶着張歡喜臉到娣娣房裏去吃飯，在飯桌上娣娣說道：「明天張家辦喜事，我要到天津去一趟，早車是幾點鐘？素璞你記得嗎？」

「普通快車是六點三刻，特別快車是九點，娣娣打算坐那一趟車去？」

「六點三刻太早了，且又不是特別快，我還是九點去吧！」

「也好，但不知在天津就攔幾天？」素璞問。

「至快也得兩天才能回來。」

「叔叔去不去？」

「他不一定，……你明天在家不？」她娣娣說。

「也許要到城外去，因為黎雲她們約着到頤和園去，不過我還不一定去不去。」

「你玩玩也好，反正家裏有楊媽她們，你叔叔大約總不會去的。」

素璞見嬌嬌這樣說，嘴裏雖應着道：「是」，但心裏兩念又激戰起來了，回到房裏，不知不覺又把賀士的信拿出來看看，讀到「回想當年黃浦江頭離妻別子，還沒有那樣難過」的一句，又不禁突起滿腔憤妬的火氣來。想到自己真不值，在賀士的心上，連一個西洋看護婦的地位都趕不上，作這樣傀儡似的妻子，還有人生的趣味嗎？我應當乾脆的和他斷絕關係，素璞想到這裏，立刻勇氣百倍，他打算寫封信責備賀士，同時提出離婚。忽然間她那嬌小可愛的女兒的影子，浮上她的觀念界來，唉！她是一個純潔的小女兒，我不應當給她造一個不幸的環境；她應享受父親母親的愛撫，這一轉念素璞的心整個軟了，她獨自垂着淚，那時夜色已深，亮月清光，正照在她的臉上，她對着月兒輕輕的嘆道：「聰明的月姊啊，請你告訴我，女人的心爲什麼應是這樣多糾紛。你看賀士他只知道尋自己的快樂，再不置念妻兒的，我爲什麼這樣快別，唉，從今以後，我也應爲自己打算了，明天我還是回純士去玩，我應當作個獨立人格的女人，我並不屬於任何人，除非對方也一樣的屬於我。素璞想到這裏，心胸覺得舒泰了。這時月影已移到窗前的梳裝

音上，顯得過身子，漸漸的隱去。

第二天七點多鐘時，她一切都準備好了，當她端坐車到天津去時，她也同純士坐汽車到城外去，在路上她是異常沈默，只望着沿途的田疇出神。忽然覺得純士的手臂，輕輕的放在自己的肩上，她不禁回頭向純士一望，恰巧純士的目光也正注視自己呢，這霎那的接觸，使他們彼此的頰上，都染上了一層薄紅，一絲含羞的笑紋，漾於他們的嘴角，純士柔和的說道：「素環，你覺得高興嗎？」

「你說呢！」素環低着頭含笑說。

「我覺得高興，你也高興不是嗎？」純士快活的說。

「也許是吧！」素環故作猜疑的口吻說。

「你真頑皮，為什麼說這些話是這樣不痛快！」純士說時捏着素環的手，素環一躲不樂的低着頭。

「你又在想什麼？」純士扳起他的頭來問。

「純士，我們兩人的適合多神祕呵？」素璞悵然的說。

「對了，」純士說：「天下有許多事，是出人意料之外的。在三個月以前，我也想不到世界上有你這麼個人，就是知道有你，也再想不到我們一見就那麼傾心！」

「唉，」素璞嘆息道：「只可惜不早幾年遇見你！」

純士聽了素璞的話，抬頭又看見素璞淚光盈盈，他也不禁默然了，他們不能再繼續談下去，只讓這沉默包圍了他倆。

忽然車子停了，抬頭看見已到了頤和園門口，他們下了車，給清車錢，純士便去買了門票。他倆並肩進去，纔走進門，就有一股濃郁的花香撲到臉上來，他們沿着那曲折迴廊往裏去，穿過一個石洞門，就看見灑灑波光的昆明湖了。這時太陽正將到中天，照着整個清澈的湖面，閃起萬朵銀花，千條金蛇，使人睜不開眼來，他們沿湖找到一處乾淨的石級，便坐下來，純士伸手去摸那湖水，已被日光蒸得有些微溫，但是水極清碧，可以一直看到底，裏面的石子呵，水草呵，游魚呵，都看得清清楚楚，同時把他倆的身

影也也清楚的照了出來。素璞在身旁的草地上，摸了一塊小石子，向純士道：『你看我來攪動這一湖靜水，』她說着，便將石子拋到湖中去，果然激起一個漩渦來。純士見了笑道：『你的力量太小了，看我！』純士檢起一塊瓦片，平面的向湖心撇去，一連撇起五六個浪花來，純士得意的笑道：

『你看如何？』

『你的力，果然比我大，你不但能激起這靜湖的浪花，你還能鼓起心海的巨濤呢！』

素璞說時，望着純士一笑，純士立刻明白她雙關的意思，并且也知道素璞有愛自己的意思，於是勇氣立刻壯了許多，伸手摟住素璞的腰說道：『我們吃飯去吧，吃完饭再到各處逛逛。』

素璞點頭應允，他倆站起來，並肩前行，走到那飯館子時，裏面已坐着不少吃飯的人，他們選了一張比較僻靜的座位，叫了兩份大菜，茶房來問：『喝酒不？』純士不等素璞回答，便搶着說道：『拿兩杯葡萄酒來。』

「怎麼你想喝酒嗎？」素璞問他。

純士微微的笑道：「喝一點酒沒有什麼害處，是不是？」

「當然，」素璞慨然的說：「人生難得是陶醉。」

「對了，對了！」純士歡喜說：「更難得是和知己一同陶醉，素璞我但願能在你前面醉一輩子。」

「我可沒有那麼大的魔力！」素璞說着慘然一笑。

「你何必那樣說，只怕你不容許我陶醉罷了！」

「唉，不必說了罷，這些問題，說起來徒亂人心！」

正在這時候，茶房已將葡萄酒送來，純士先端起來對素璞道：「喝酒吧！」

「慢些，等吃點東西再說，不然又要像上次那樣容易醉了。」

「好，好，」純士連忙放下酒，茶房送上西紅柿牛尾湯來，他們吃過，跟着就是

盤生菜蝦，純士最喜歡吃生菜，用叉子叉起來就要吃，素璞連忙叫道：「喂，別吃，別

吃，生菜裏面，最容易寄生病菌，如果要吃，也要叫他們拿開水燙過才能吃呢！」

純士聽了這話，果然放下生菜不吃了，他望着素璞說道：「到底你是細心人，我若能有一個像你這樣的姊姊，常常的照應照應我就好了。」

「世界上細心的女人多着呢！這又有什麼希奇！」素璞說。

「只是細心能算什麼，最要緊的是她能對我細心，像你剛才對我一樣。」純士說。

「這種人當然也有，等我替你介紹一個好了。」

「罷，罷，你不用費心！」純士有些不高興似的說。

「你這人就真怪！」

素璞說着微微一笑，便不辯了。純士只望着酒杯出神，這時菜已完了，素璞說：「你不是要喝酒嗎？好，我來陪你喝完，我們到別處去罷！」

純士果然端起酒杯來，高舉着對素璞說：「我祝福你的命運如此酒的鮮麗。」

「多謝，」素璞說：「我也祝福你前途像這酒一樣甜美！」

他們含笑的端着杯子，跟着把酒一氣喝了下去。

他們出了飯館，日色正毒，便躲在一架藤蘿樹蔭下面，旁邊有一座玲瓏透剔的假山，山下有一座石洞，非常陰涼，他們在石洞裏的石頭上坐下；素璞有些酒意，無力的走着石洞，眼睛疲倦得睜不起來，身體軟癱癱的似乎要睡去，純士連忙靠近她坐下，把她的頭放在自己的膝上，說道：『你靜靜的睡一歇吧！』
結構問題

素璞閉着眼，把頭點點，果真像已睡着，純士低頭望着她醉意沉醉的臉頰，和那潤如玫瑰花瓣的唇，她想偷着吻一下，但是他不敢，如果素璞翻起臉來怎麼辦？……

純士想到這裏，連忙把這念頭壓下去；連正眼也不敢向素璞望了。

不久素璞醒來，說道：『我真睡着了，壓酸了你的腿吧！』

『沒有，你睡得舒服嗎？』純士說。

『當然，』素璞說了這句，自己覺得太忘情了，不禁紅着臉跑到石洞外面去停了一會，她才招手叫純士道：『太陽已經斜西了，我們去到處看看吧！』

純士同她漫步的樣子，過了一回，又到石船上看了一些時湖上的夕照，五色的彩霞，映得湖水紫一塊，紅一塊，綠一塊，就是畫家，也很難捉住那霎那間變化的複雜的色調呢！

西天的落照，已現到山背後去了。他們出了頤和園，素璞說：『我們趕進城去吧！』

純士低頭沈吟了一下說道：『素璞，郊外的月色，比城裏好看得多，何妨就在城外住一夜，讓我們欣賞大自然的美麗！』

純士無心中的一句話，但却困感了素璞的心，昨夜書房的幻想，立刻又湧上心頭，『不錯，』她高興的說：『郊外的月夜，一定很美，讓我們在月下好好的談談，也算是人生的樂事呢！不過我們住在那裏去呢？』

『離這裏不遠我有一個兄弟，他租了一所房子，在那裏養靜，我們去攬他吧！』他們踏着初上的月影，慢慢向樂家村去，不久已到了。那是一座小巧的茅屋，一共

三間、純士的兄弟住在靠左那間房裏，外面是兩間打成一間的作爲書房，純士走到門口叫道：「明士在家嗎？」

明士連忙從房裏跑了出來問道：「那個？」素璞遠遠的打量明士的樣子，和純士雖然有些相像，但純士的眼睛，是鋒利如劍芒，明士呢，却含蓄如一潭春水，溫和多變化。

明士走出門來，看見純士帶着一個女郎，便向純士微笑道：「這位就是素璞女士吧！」素璞走近前含笑的招呼了，他們便到書房裏坐下。

純士叫過明士悄悄的說道：「我們今夜要在你這裏住。」

「當然可以，」明士說：「只是床沒有，這樣吧，我們睡在書桌上。叫素璞女士睡在我的床上。」

「其實我們今夜誰都沒有睡的心情，你只管先睡，我們就在前面樹林裏談一夜，實在疲倦時，再來睡。」

明士聽了這話笑了笑：「好嗎？我還伴我的事去，你們幾時來都可以。」

素璞同純士挽着手，來到前面的一座柏樹林裏，月光從樹隙中透到地上，交柯的葉影，洒滿地上，加着深馨的夜氣，陣陣中人欲醉，使這一對熱情的男女忘了一切，深深的陶醉了。

素璞緊倚在純士的肩上，同純士穿着樹林，慢步的走着，忽然聽見樹梢頭窸窣的鳥語，一遞一和的低唱着，純士低聲說道：『素璞？你看這鳥兒多知趣！牠知道我們快活，所以唱起歌來。』

素璞不響，只是仰起頭來，望着純士微笑。

純士低聲的叫道：『素璞，我愛你呢！』

素璞依然不響，不過把頭更換近純士的胸前，純士伸出右手，緊緊的摸着她溫柔的腰肢，又輕輕的道：『素璞你愛我嗎？』素璞仰起頭來，兩眼充滿了愛情，笑望着他，純士大胆的吻着她的額，素璞竟把眼睛閉上了。純士便把唇從她的額部，移到唇部，立刻一股電流穿過他倆的全身，他倆的靈魂，跟着花魂，一同飛舞，皎潔的月光，正從一

枝樹桺中照在他倆的身上，這寂靜的森林中，霎時間洋溢著活潑的生氣。

月兒慢慢的西斜了，他倆無語的走向歸途，不久已到了明士的住所，純士低聲的問

素璞道：「素璞！我感謝你的賜與！」

「純士！」素璞應道：「我也一樣的感謝你，在今夜的月下你給了我學生不能忘的

印象！」

第五章 苦戀

當晚他們回到明士家裏，胡亂睡了一歇，庭外的雄鷄已喔喔的唱曉了，明士起身，照例到前面樹林裏去散步，等到他回來時，素瑛也已收拾停當，繞上籬牆在籬牆上打躬呢！

明士的房東唐老太，這時提着一壺開水進來說道：「先生好早呵，要吃什麼點心？叫阿三去買。」

明士連忙謝道：「難為你老人家！我這裏還有掛麵青菜，就煮了吃點也罷，回頭要買時，再通知阿三好了。」

唐老太應着去了。明士把鍋子裏倒了些水，放在火爐上，素瑛看見，連忙走過來笑道：「讓我來吧！」明士對於烹調的事，本來是外行，因此也不推諉，把青菜，掛麵，香菽，蝦米一類的東西，都拿來放在素瑛面前，素瑛先把青菜洗淨，把作料放在一壺燒

熱，從新又掣出一個鍋子，把水燒開，放進掛麵去滾一滾，然後倒掉麵湯，加上青菜湯，燒好了，便盛起來，叫醒純士大家吃飽了，純士便到學校去，素璞也僱了車子進城。

素璞到城裏已經十點了。她要趕到學校去上文學史的課，所以便不回家，走到學校時，已經打過上課鈴了，她悄悄的走進課堂，只見無數的目光，都向她身上投射，她連忙低下頭，找個位子坐下，心裏兀自怦怦的跳，她覺得這些人的神氣，似乎有點不對，難道她們在懷疑自己嗎？或者竟有人已探知她的秘密了嗎？她的臉不禁湧起紅潮來，簡直再不敢抬頭向她們看了，她怕她們的眼光，更證實了她的猜想。

那講壇上站着的先生，是個年近五十歲的瘦老頭兒，他低聲細氣在講文藝復興時代的文學，但是同學們有的在看小說，有的在寫情書，還有幾個怔怔的望着窗外垂柳出神，這情形同平日沒有分別，也沒有人再回頭來看自己，素璞這才慢慢放了心，想聽聽先生的講演，但是先生的聲音太細弱了，好像一隻蒼蠅在嚶嚶的叫，唉，太沒勁了，這還是當今第一流的名教授呢！素璞有些不相信的向那位先生，拋了一條鄙視的目光，而先

生，無所覺，仍然嚶嚶的繼續着。

素璞把臉轉過來，也向窗子外凝眸，一片蔚藍的青天，微飄着兩片涼雲，冉冉的向西去，素璞的一顆心也跟着牠飛到西郊，昨夜月下的一吻，到如今還餘留着的陶醉，使她的內心發出緊張的微嘖，她從風子裏，拿出一個小本子在上面寫道：

「人間怎麼會有這樣神祕的東西；那熱烈的唇，有玫瑰瓣的溫柔，也有激辣的生命力。」

純士——他是那樣精明，但同時又那樣深情，昨夜我無力拒絕他對我的表白，因為他是用聖潔的愛降伏了我。從今以後，我同他之間的藩籬，已經被熱情摧毀。

錯錯下課鈴響了，素璞的靈魂從新回到現實的人間，她看見那位瘦老頭子，駝着背邁出了課堂門，牠也站起來伸了個懶腰。

「喂，老素，你昨天去看電影了嗎？」一個女同學名叫梅生的向素璞問。

「沒有。」素璞遲疑的應着。

『那麼你怎樣消遣呢？——喂，老素，昨天我本想約你到城外騎驢去的，後來因為家裏來了親戚，走不開。』

『哦，我昨天正悶着呢？假使你要來找我，那簡直好極了！』

『是呀，』她說：『我其討厭那個親戚，好好的又跑來作什麼？不然，我們昨天騎驢到西山去，晚上就住在那裏看月，夠多麼有趣！』梅生有些懊惱似的說。

素璞聽了她這些話，又由不得心裏發毛，禁不住偷眼看她的神氣，只見她若有若無意的微笑着，只得強壓住搏動的心說道：『看月就是公園也很好，何必一定要上西山去呢？你不用懊惱，今晚我陪你到公園去吧！』

『真的嗎？好姊姊，你真好。』她跑過來撲着素璞說。

素璞見她不再提到西山的話，這才放了心，陪着她一齊去吃過午飯，又上了兩堂課，已經三點半鐘了。素璞找着梅生告訴她說，要先回家一趟，等七點鐘來找她上公園，

梅生答應了。她便在下午回家來，一問媽媽婆婆還沒有從天津回來，叔叔也不在家，看朋

友去了。

素環走到自己屋裏，想給純士寫信，不知純士現在的心情怎樣？誰知純士這時候，也正坐在圖書館的一個角落裏，手中握住一管自來水筆，遙望着那明亮的電燈出神，——他正想到早晨和素環分別後，匆匆跑到學校，剛剛趕上第一堂課，他照舊安然坐在自己的位子上，但是他的心無論如何收束不來，~~素環的~~素環的影字，總在眼前躍動。一股溫馨的情懷，緊緊的抓住他的心，他深信自己已經陷入了情網；他也明白這是冒險，但是素環已佔據了他整個的靈宮，如果~~他~~他~~真~~真~~愛~~愛~~了~~了她，便要~~她~~她~~處~~處~~所~~所~~危~~危~~殆~~殆，純士默然沈想着，到~~她~~她~~無~~無~~法~~法~~自~~自~~釋~~釋。放下筆，~~隨~~隨~~手~~手~~寫~~寫~~了~~了~~一~~一~~行~~行~~家~~家，站起來，繞着圖書館慢慢的~~溜~~溜~~了~~了~~一~~一~~圈~~圈，~~他~~他~~在~~在~~尋~~尋~~找~~找~~什~~什~~麼~~麼~~的~~的，不久看書的人，~~都~~都~~散~~散~~了~~了，純士便又回到那~~個~~個~~地~~地~~方~~方，他覺得心頭梗塞，神情勞~~苦~~苦~~的~~的~~緊~~緊。因此信也不寫了，抱起書來，懶懶的離開圖書館，走過那堆草堆，便到了一個小小的月洞門，月洞門的那邊，是學校園，純士信步走了進去，只見園裏的花木~~繁~~繁~~茂~~茂，~~在~~在~~靜~~靜~~默~~默~~的~~的~~月~~月~~光~~光~~裏~~裏，他順着石子路，走到小池塘旁邊，檢了一塊平滑的石頭坐

下，一低頭看見自己的影子，孤孤另另的從水裏映了出來；他黯然的吁了一口氣，自言自語道：「素璞，來吧！莫要辜負了良夜美景。」正在他情思繚繚的時候。忽聽見背後有輕輕的腳步聲。他嚇得連忙回頭看，原來是同學張霖，他附着純士的背說道：「純士，你獨自在這裏說什麼？」

「沒有說什麼。」純士悵悵的掩飾着。

「不要騙人，我聽見什良夜美景，大概是在作詩吧！」張霖微笑輕說。

「也不算什麼詩，不過看見如此美景，心裏快活，因而隨便哼兩句，不巧便被你偷聽了去。」純士故意板起面孔說。張霖聽了這話，不再言語，只望着那看山脚的潺潺水流發怔，純士抬頭看見他，滿臉平邑的顏色，心裏覺得稀奇，因說道：「老張，何事這麼沉思？」

「噢！」老張叫了一聲道：「純士！我近來沉在苦悶的海裏了，你看我近來的神氣，有點變化吧！」純士，不瞞你說，變愛根本就是苦惱！」

范士陡然站了起來，目不轉睛的望着張霖，囁嚅着道：「老哥！你莫非戀愛了嗎，我怎麼不知道呢？」

張霖冷笑了一聲道：「難道只許你們戀愛，我就不能戀愛嗎？」

「不是這麼說，因為你一向不會對我說，我又怎麼會曉得？你到底愛了那一個，告訴我吧！」

「這個人你也認得！」張霖淡然的說。

「哦，是了！前天我聽見別人告訴我，你給李美變寫信，她把你的信公佈出來了，莫非你所愛的就是她嗎？」

「誰說不是呢？」張霖悵然的說：「偏偏是冤家路窄！」

范士拉着張霖，同坐在河畔的石頭上道：「老哥，你這又算什麼，她不愛你，你再找別人，又何至苦惱！我以為兩個人彼此相愛，而環境偏不許他們相愛，這才真是苦呢！」

「對了，純士我正想問你，你們已到了什麼程度？」

純士的手有些發顫，他低聲說道：「我們已經明白的表示相愛了。」

「那你們已互相關得到慰藉，還有什麼苦惱？」

「老哥，」純士說：「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我們越相愛，我們越想不分離；換句話說就是思親近，但是在法律上，在道德上，我們都不應該親近呢？」

「你也是想不透。你們既然相愛，為什麼不叫素璞同她丈夫離婚呢？雖了婚，道德上，法律上便都不成問題了。」

「不過我不敢開這個口，也不願因為我而拆散他們的家庭。」純士誠懇的說。

「那麼，你只有低頭受愛情的宰割了。」

「是的，我只有這樣作，我願意為潔淨的愛而犧牲個人的幸福。我僅希望培養一朵生命的花，長存於枯寂的人間，我自己倒不一定要享受牠。」

張霖聽了這話，不禁點頭，發出讚美的嘆息！純士心裏也似乎充滿了光明，這才的

陰幕，都化歸爲烏有了。他心境頓覺得清然了，站起身來，辭了張君，仍舊到圖書館去
看書。

却說素璞提筆，心頭絞着亂麻般的思想，她不知道她今後究竟應持何種態度，可
是她不能抗拒那一股熱烈的情潮，像一股決了隄的猛流，向她全身沖激，最後理智的明
燈，漸漸的黯淡上來，現在她只願深深的沉在情海裏，她含着甜美的微笑，在一張花箋
上寫道：

敬愛的純士！

我的心充滿着快樂，在這個世界上，我認識了你——一個純真的青年，我是多麼
驕傲呢？

雖然我同時是負着母親和妻子的責任的，不知道我那一天才能打破這個鐵錐。——
——那夜你屢次的爲了這一點嘆息，當時我雖默然無言，但是我的心正滴着血呢。呵
——純士！在這種紛雜的社會裏，我們不幸要作過渡的犧牲者，但是純士，請你諒解

我；我雖然有着江蘇人的血統，柔弱的性情，而同時我也是一匹不受羈勒的天馬，我有熱情，我有理想，我要作時代的先鋒，純正！這就是我的態度了。請相信我！

在這個世界上只有你能充實我內心的生活！

.....

素璞寫完信，自己拿起來讀了一遍，似乎還不能盡意，那字裏行間，都露着矛盾的痕迹，她一手捺住這信，一面悄悄的嘆了一口氣。正在這時候，楊媽又來叫她吃飯，她一看手錶，六點半已過了，連忙去吃了飯，回到房裏，把那信胡亂的揣在皮包裹，匆匆去找梅生，到她家門口時，早已看見梅生在裏等她呢；見了素璞急急的迎上前去，叫道：「喂，你怎麼這時候才來！我們就去吧，時候已經不早，你看月亮已出來了。」素璞應道：「好，快走，快走！」她倆跳上車子奔向中央公園去，到園子的門口，只見一盞煤汽燈點得亮如白晝，倒把月光奪了。因此梅生提議到水榭那邊去，她們折向右邊，過了一座石橋，果然這裏沒有電燈，那月兒的娟娟清光，籠罩着畫棟雕樑的水榭，還有那

近旁的花畦和果樹，也都浴着如銀的月光；至於御河水呢，微波瀲灩，銀鱗起伏，映着河畔垂柳的影子，另有一種幽靜的美麗。

素璞伴着梅生走到水榭前的假山下，找了一塊石頭坐了，一陣陣溫和的風，吹來一股濃郁的香氣，梅生不住聲的叫道：「好香，好香！」便站起身來東張西看，把素璞一個人丟在那裏，繞着假山走了一陣，回來時，只見素璞兩眉緊蹙，望着月兒，只管嘆氣，梅生以為素璞心裏在想遠別的賀士和她的女兒呢，因拊着她的肩叫道：「素璞，我原是叫你出來散心，你倒像要哭的樣子，唉，你們這些結了婚的人，心眼就特別窄，我知道你又在那裏想賀士了。」

「瞎說，誰又想他呢？」素璞說了這話，自己又覺得不應當，心裏又急又痛，臉上禁不住一紅，眼淚便撲漱漱流了下來，梅生便抱她起來，說道：「走吧，走吧，我們到那邊看看花去，別在這裏只管傷心，這都是我的不是了，好好要你看什麼月，噯……」

素璞看了梅生愁頭愁惱的發着牢騷，由不得嘆味的笑了。「你真是個孩子！」素璞

說着便同她向上林春色那邊走，這時園裏遊人很多，都坐在長美軒一帶吃茶，她們兜了兩圈園子便回去了。

兩個星期過去了，素璞同純士的感情，也一天一天的熱烈起來，每星期六星期日，他們總是厮守着，他們很快樂的消遣他們的假期。

這最近的星期日，他們早晨在先農壇裏，聽松濤的悲歌，將近黃昏時一回回到一家酒館裏吃飯，吃過飯，純士要回西郊的學校去，素璞同他坐着車，走到西直門時才分手，素璞在車上，低聲的問純士說：「純士下禮拜早點來，但是我們是永遠喝着愛情的苦酒。」

「苦酒，不錯，」純士說：「唯其是苦酒才越有力量呢！」

漸漸這一對年青的戀人，被一層灰塵所隔絕了，純士的車子已去得遠了。素璞才折回城裏來，在路上，素璞望着天河邊的牽牛織女星；輕輕的說道：「讓我們深切的體驗着苦戀的滋味吧！」

第六章 謠言

純士與素璞過着苦戀的生活，每天忙煞了郵差，幸喜時光知趣，如飛的已跑到暑假了。純士畢業考試結束後，就開始籌備到美國去求學位，素璞本來要回江南的，但爲了純士，就要出國的緣故，所以決定不回去了。

那一天純士行過畢業典禮後，他在房裏，把書架上的書籍，一本本搬了放在兩隻大簾箱裏，跟着又去收拾書桌，那上面擺着一張素璞四寸的小照，背景異常清幽，透闕的雲天，叢密的竹林，一灣流泉，素璞坐在泉旁聽叢篁的高歌，意態閒逸，純士對照片呆望半晌，臉上映着喜悅的光輝，一面哼着『夢裏情人』的曲子，一面把照片舉起，放在唇邊輕輕的吻了一下，含笑唱道：『沒有人在監視我們，吾愛！』於是敏捷的把照片投在那隻小提箱裏，輕輕掩上箱蓋，單椅子上坐，喘了一口氣，點清了行李的件數，然後他跑到外面喊工人，僱了一部汽車，把東西搬出去，安置好了，他跳上車去，坐在司機的

旁邊，得意的說道：『開進城去！』

『城裏什麼地方？』車夫說。

『西觀音寺！』純士說得非常爽脆，這使得那世故頗深的車夫，不禁含笑的道：『翠堂放暑假了呀？先生！』

『對了。』純士高興的說。

那車夫便開足馬力，風馳電掣般的前去，經過西郊那條不平的馬路時，純士看見路旁的田地，正湧着一層層的麥浪，好像碧海上的輕波，麥穗沉沉下垂，一個年老的農夫，一手扶着鋤犁，一手摸着那半白的鬚鬚，微微含笑，純士由不得生了絕羨之情，同時心裏想着，假使我能同素璞，到一個無人認識的鄉村去，過幽閒的田園生活，斷守一輩子，那真是太理想，太自由的生活了。他正神思飛越的時候，車子忽然停了，抬頭一看，原來已到西直門了，那城樓旁邊站着幾個荷槍的兵士，要查看進城人對所帶的東西，純士連忙把一張學校的片子遞給一個兵士道：『老總，這箱子裏都是書，不看了吧，』

幾個去聽了這話，接過片子看了又看，又把純士上下打量一番，道：「去罷！」

純士從新跳上車子，汽車夫撥動機關，轉眼間已進了城，又轉了兩個灣，便到觀音寺。純士在家門口下了車，開發了車錢，敲開門，叫人提進書籍行李去，純士便連跑帶跳的到了上房，見母親正坐在一張大桌子旁作針線呢，純士叫道：「媽媽！我回來了！」母親連忙放下針線，脫下那副老花眼的鏡子來，含笑說道：「學校放假了嗎？」

「是的，放假了，媽媽！」純士一面搖着芭蕉扇，一面答應。

這位精明而慈祥的老太太，連忙吩咐用人打洗臉水，他又自己跑到廚房裏去弄小菜，純士看見母親滿臉慈愛的樣子，心裏說不出的快樂和感激，連忙打開藤箱，把他的畢業文憑捧着，跑到廚房裏告道：「媽媽！你看我的文憑！」老太太聽見，連忙走了出來，觀着眼望那張花花綠綠的畢業文憑；並且說道：「這上面都寫些什麼，怪好看的，我想配個玻璃框子掛起來到不錯。」

「呀，媽媽！」純士叫道：「這個收起來吧，這個文憑有什麼掛頭，等到我得了美因的博士文憑再掛吧！」

老太太聽了這話笑了笑：「也好！」說完她仍回到廚房去，純士把文憑悒悒然放在箱子裏。

不久母親把菜燒好，純士陪着吃了飯，便托故去看朋友，悄悄到素璞那裏去，走進書房，只見素璞正低着頭寫信呢，楊媽叫了一聲「少奶奶！純老爺來了。」

素璞抬頭一看，果見純士含笑站在門口，她連忙把信塞到屋子裏，笑道：「請進來坐吧，你怎麼今天就進城了？」

「怎麼？你不歡迎嗎？」

「討厭！」素璞嬌嗔般把頭一扭說：「你昨天的信再沒有提起今天進城的話，當然我要問問你了！」

「是的，是的，」純士用告饒般的口吻說：「隨便開開玩笑，小姐千萬別生氣，……」

我昨天原想寫信告訴你的，後來我想還是來個出其不意，你不是更歡喜嗎？」

素璞這時一言不發，只是望着純士，含情微笑，使得純士不知所措了。正在這時候楊媽端茶進來，素璞連忙正色說道：「楊媽！你去打個電話，叫寶來香送一桶冰淇淋來吧！」楊媽答應着去了。

純士看看楊媽已去遠了，便挨近素璞身邊坐下，柔聲問道：「你是不是給我寫信，剛才？」

素璞點點頭。

「那麼拿出來給我看吧！」

「不，沒有寫好，有什麼可看呢？」

「那麼你告訴我你要寫什麼吧！」

「那怎麼能告訴你呢。」

「爲什麼不能？」

「你這人真好笑，有許多話只能在信上寫，那可以當面說，對面說的說呢？」素璞說時，向純士回睇一笑，純士就勢勾過她的頸子，接了一個深深的吻，并低聲叫道：

My darling!

素璞只是含笑不答，純士因又說道：「你叫我一聲吧！」

「叫你什麼？」

「隨你的便。」

「純士先生！」

「不是這樣叫，你在信上怎麼叫我的？」

素璞這時羞得滿臉飛紅的道：「你專門會使捉狹，我偏不那樣叫你！」

「好了，好了，你不叫就能，并且我知道你不叫我，比叫我好多着呢！」

「你既是早已明白，何苦又逼人呢？」素璞嬌媚的說。

這時再擲着一桶冰淇淋進來了，純士和素璞吃過，天色已近黃昏了，純士要求素

瑛陪他到北海去划船。

走到北海時，只見一縷如血的殘陽，映在碧波漣漪的河水上，閃出五色燦爛的光芒。他們走到船塢，租定了一隻小划子，素瑛和純士跳了上去，各人用一把蘭槳，分開碧玉般的河水，悠悠前進，那時河裏正長滿了荷葉，那滿莖正如五月爛桃，點綴於萬頃綠草男女，她們的臉上是漾溢着幸福的色調，他們的眼睛都射出愛情的光輝，那兩隻船聯翩東去，只聽得船身摩擦荷葉，發出沙沙的聲音，素瑛微微的嘆息了一聲，低着頭怔看着河裏的水出神。

「瑛！純士低聲的叫道：『素瑛！你又在想什麼了？』」

素瑛被純士問了這一句，臉上的神色更黯淡了，最後她的兩頰閃爍着晶瑩的淚光。

「素瑛！你有什麼心事，告訴我好不好？」純士很柔和的說，同時把船撐到荷葉叢中，擦住素瑛的手，輕輕的問道：『我們現在很幸福，風景這樣美麗；我倆的感情又

好，就是剛才那兩對情侶，也不見得比我們快樂呀！」

素璞用力握着純士的手道：「純士！你不要把我當小孩子騙，你難道不知道我們的燈嗎？還妄想比人家快樂，恐怕這一輩子，也只能作這麼一段美麗的夢罷了；再過幾時你走你的路，我呢，當然也只能走我的路了。這一些美麗的幻夢，僅僅是使人傷心的材料，還有什麼可說呢？」

純士被素璞澆了這麼一瓢冷水，心裏再也鼓不起勁來，那頭也不禁慢慢垂了下來。今天沒有月光，也沒有星光，天幕深暗時，只有藉幾盞電燈的光，認明河裏的方向，況且他們又正躲在荷葉叢中，光線更覺黑暗，他倆悄悄的垂着淚，不知經過多少時候，只見河上遊人漸稀，純士才懶懶的把船划到五龍亭去，上了岸把船交還了，便去吃些點心，離開北海時，已經十點鐘了。

素璞回到家裏，只見桌上放着一張紙條子，是梅生留下的，那上面寫道：

「今天來訪，有一些要緊的消息報告你，不過，甚長，明早九點左右當再來，請稍

候我爲感，此上

素璞姊

梅生留學

素璞看過這條子，心裏由不得緊張起來，不知梅生來報告什麼消息，莫非有關係於純士嗎？……她想到裏，心中更焦愁起來，恨不得立刻去找梅生問個明白，但時候實在不早，無可奈何，只得勉強脫衣睡下，她到了床上更是翻來覆去，睡不着，看看已打過三點了，她才朦朧睡去，在夢中，她看見賀士回來了，見了她便怒狠狠的罵道：『不要臉的東西，虧你還受過高等教育呢，竟瞞着我愛上別人了。』她這時又羞又愧，但是她忽然想起一句話來，便冷然說道：『你爲什麼在外國愛上米利安小姐了呢，并且你說你離開她，比離開我們還要難受，許你這樣無情，就不許我無義嗎？』只見賀士聽了這話，冷笑道：『你不要強嘴吧，我不曾認得米利安小姐的時候，你早已有了情人了，你不要以爲我在外國不知道，其實早有人報告我了。』她被賀士說出心病，急得無法可施，正在萬難的時候，只見賀士從腰裏掏出一把手槍來，對着素璞就放，素璞驚得大叫『

救命，」忽然醒了，睜開眼定了半天神，方知原來是一個夢！抬頭向窗外看看，天色已大亮了，便不再睡，爬起來洗了臉，一看鐘才六點三刻，知道梅生一時還不得來，只好拿一本小說，勉強捺住跳動的心，看下去。

好容易盼到九點鐘，梅生才來了，她見了梅生等不得請她坐下，便急急的問道：「什麼消息？」

梅生聽了這話，先怔怔的望了望素璞的臉，才慢慢的道：「當然，素璞！這些話，我是不能相信的，不過她們都這麼議論着，也不大好呢，所以我來告訴你，叫你要小心點，這個年頭爛嘴管根的人多，說好話的人少！」

梅生只這樣繞圈子說，更使素璞的心不安，這顆心幾乎要從嘴裏跳出來了，她的喉發硬，急促的說道：「到底是什麼事呵？」

昨天我在學校裏，看見幾個人，集在一堆，像是在議論什麼事似的，我不免覺得奇怪，便也擠上去聽，她們見了我就說道：「你聽見素璞的新聞嗎？」

「什麼新聞，我倒不知道。」

「你不知道，真有點怪，現在差不多全學校的人知道了，而你平常同素璞很好，倒反不知道？」

我聽她們有疑猜我的意思，因連忙正色道：「我真的不知道。」

他們才又含着鄙夷的神氣說道：「素璞！她現在和一個某學校的學生辦起來了，聽說她們在外面開旅館……哼，虧她還受過高等教育，竟作出這樣傷風敗俗的事情來！」

「呀，」我不禁驚奇的叫起來道：「這話當真嗎？」

「怎麼不真，我們中間有人親眼看見她倆在公園裏呢！」

「在公園裏，就和開旅館大不同了，現在男女社交公開，男女朋友玩玩公園，也很平常！」我這樣說。

她們聽我這樣說，覺得我是袒護你，因此不肯再多說下去，只冷笑着走開了，當時我心裏非常爲你不平，我相信你這個人絕不會作這種事的，即使要同人戀愛，也應當把

賀士那方面手續弄清楚，這種偷偷摸摸的勾當，豈是你我這種人作得出的？

梅生說這一段話，只見素璞的臉色，由紅而慘白，最後她竟伏在梅生的肩上嗚咽起來，梅生一面握住她的手，一面勸道：『你這人就這樣想不開，她們那些當然是瞎說的，你只當做狗叫罷了，也何必傷心！不過我倒有一句誠懇的話要勸你，以後在男女交際上放小心點，不然她們這些人，專門會捕風捉影的造謠言，如果傳到賀士的耳朵裏，對於你們的生活，恐不免要發生障礙了。』

素璞聽了這話，更哭得傷心，她想着自己現在的行為，本來也有些說不過去，雖不像她們說得那樣糟，——不過她一面欺瞞着賀士，去愛純士，就是沒有實際上的關係，而在道德上她已經背叛了賀士，再說純士又是一個初戀的青年男子，我用了這種殘缺的愛，換了他整個的心，我更是他的罪人了。唉，多糾紛的人生問題呵，素璞越想越不得主意，除了掉眼淚，更沒有好方法，可以發洩心頭的困惱了。

梅生又坐了半小時，便辭別素璞走了，這時已到吃中飯的時候，素璞懶懶的睡在床上

，媽媽見了以爲她生病，便去告訴了她姑姑，姑姑過來看了，便說：「你若覺得真不好就請醫生看看吧！」

「沒有什麼要緊！」素璞說：「只有些頭疼，我想睡睡就好了。」

姑姑點頭去了，素璞獨自睡在床上，想到適才梅生所告訴她的謠言，心裏又一陣一陣緊上來，在床上她整整思密了一個下午，她不知道自己應當怎樣措置，她自己也知道最好呢是立刻回到家鄉去，純士不久就出國了，她們這一段情誼就此告個結束，這樣大家都得安靜，她一面想，一面走到書桌前，預備寫封信告別給純士，她從屋子裏掣出紙來，才提起筆時，她的眼淚竟不由自主的滾落下來，她一面幽泣，一面覺得自己這樣作，只是表現江南女兒的懦弱無用；她現在心裏既不愛賀士，爲什麼要衍敷下去呢，青春是不常久的，人生是有限的，在活着的時候不能捉住生活的核心，不能毅然決然切實的生活，人生還有什麼意義呢？

素璞想到這裏，眉宇間有一種異樣的光輝，她是勝利了，她是戰勝了謠言的勢力，

好預備刺破一切人的成見，她要打破一切不合真理的藩籬。於是在這一天被謠言困惱的心，又漸漸恢復了安靜。她依然沈醉在純士愛的熱流裏了。

第七章 法國

——純士那夜從北海公園出來，招呼着素璞僱了車，他獨自背着手，慢慢的踱過這金熬玉煉的石橋。那時天上的陰雲已盡散盡，下弦的殘月也冉冉過上東山，繁星點點從雲層裏探出頭來，天空越來越澄明，正像那靜默的湖面，萬里蔚藍，煞是可愛；但是純士這時心頭糾纏着悲愁，他如失了知覺般的，在那條寬闊而寂寞的馬路上，蠕蠕涼涼的走着，幾輛黃包車，向他兜攬，他只搖搖頭，仍然繼續着前進，在他邁着那沈重的脚步時，他是在思量素璞——兩個月後，他就要去國，這本是乘風破浪的壯舉，也是家裏的人，和他自己盼望的一件事，現在就要實現了，這還不是一生最揚眉的一件事嗎？但是奇怪，今夜他只要想到這個問題，便心頭一陣陣緊張起來，他走到一株正盛開着花的槐樹下，被那一股濃冽的香氣所襲擊，不知不覺的放慢了脚步，他繞着樹身，兜了一會圈子，心裏只是淒淒梗梗的，忽然頭頂上一陣溫風拂過，那槐樹的密葉，便噴噴沙沙的響起來

，好像一個愁人的嘆息。純士也不知不覺，對着青天，長嘆了一口氣，低聲吟道：『多情自古傷離別！』

純士細細咀嚼這句辭兒的意味，更覺不勝悽楚的情流，穿過他的全身；他似乎要決定放棄出洋的權利，但能同素璞一天不離，便是一天得到了幸福，可是這種的計劃，不但是要被父母所反對，恐怕同學們，朋友們，而甚至於全社會的人，都要不諒解吧！純士一而前進，不料一抬頭已看見自己的家門口到了，他無精打彩叫開門，走到院子裏，雖然夏夜的月影，他都感到萬般的寂寥和冷落。看看各房裏的電燈都已熄了，院子裏除了那株龐大的叢樹，兀自迎着月光，輕輕搖擺外，便什麼都是死靜的了。純士推開自己的房門，懶懶的和衣向床上一倒，更覺愁緒縈心，回憶到今夜北海舟中，素璞的含淚的眼，慘淡的面容，更堅決了他拋棄出國的權利，昏迷中他進了神秘的夢鄉。

純士醒來時，太陽的輪子，又已轉動了，那艷麗的光芒籠罩着全宇宙，但不能消除他心裏的陰翳，他還是想去找素璞，大家再從長計議吧，於是他忙忙吃了早飯，擊了船

子，才要出去，只見梨雲從門外進來；看到純士便搶上前來道：

「喂，你要出去嗎？」

「是的，姑姑這麼早來，有什麼要緊事？」純士問她。

「也沒有什麼了不得的事，不過今天要請你代我出一趟城，有一封要緊的信給你們校長的。」

純士聽了這話，低頭沈吟了半響，才勉強應道：「好吧，信在那裏？我就去好了。」

梨雲果然從皮包裏拿出一封信來，遞在純士的手裏，並且囑咐道：「你無論如何要當面交給他。」

「我知道，」純士說：「但是要回信不呢？」

「只要有收條就行了。」梨雲說。

「好吧！」純士拿着信，陪梨雲到母親房裏，向母親說道：

「媽媽，我今天要出城一趟，替梨姑姑送封信，恐怕要下午四五點鐘才能回來，不要等我吃午飯了，就是晚飯也許不回來吃！」

母親聽了，便點頭道：「好，去吧，只是能早還是早些回來，城外僻靜，看太晚了，恐怕有危險。」純士應諾着出去了，這裏梨雲陪着他母親談了一回閒話，忽然想起什麼，只注視地板出神，彷彿有什麼疑難的問題似的。純士的母親覺得希奇，因笑問道：「你怎麼了，梨妹，就像有什麼心事似的。」

「嫂嫂！」梨雲叫了一聲道：「你聽見純士和素璞近來怎麼樣嗎？」

「我沒有聽見呀！」她詫異的說：「純士由學校回來，才兩三天，不斷的出去看朋友，夜深方得回來，就不曾聽見他提過素璞的話。」

「真是的，嫂嫂，」梨雲微微一笑道，「你老人家真好笑，這些事他們就肯告訴你了？」

「噯，梨妹！」她一面說一面換近梨雲身份問道：「你聽見他們究竟幹了些什麼事？」

嗎？……這可是想不到的事，素璞她是有丈夫有孩子的人，不應當有什麼花樣呀！」

「不過天下的事情，應當不應當也說不到許多，你以為不應當有的事，他偏偏就有，那也說不定，不過你也不要焦急，我也是聽見別人說的，並不會親眼看見什麼！」

「莫非他倆竟有什麼私情嗎？你快些告訴我，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吧！」純士的母親滿面焦急的望着梨雲說。

「說起來，都是我太不小心，介紹他們認識，不過我也再想不到會發生這種意外，……昨天我聽見一個朋友說，純士最近一個多月以來，每禮拜托故進城兩三次，和素璞在外面開旅館，這些話傳出來不但不好聽，而且素璞是有丈夫的，恐怕弄得不好，還要被人控告，那才是糟呢，所以我今天特來關照你一聲，不管是真是假，最好你警誡純士以後少和她親近吧！」

「這真是天外飛來的奇事，梨妹，你是曉得，純士在我跟前長到二十三歲，他從來不會作過一件荒唐的事，現在竟爲了這樣一個女人，壞了名譽！」

純士的母親一面說一面嘆氣。

「其實呢！」梨雲說：「在這個時代，男女戀愛本來是應有自由權的，這原算不得一件什麼大事，所討厭的就是她已有了丈夫，……」

「就是這話了，社會上的人誰聽見了能不好笑！一個年青沒有結過婚的男人，什麼地方找不到一個女人，偏偏的去搶別人的老婆；這些娃娃們，現在不知道，都是鬧些什麼名堂！」老太太不勝慨嘆的說着。

梨雲沈默着，似乎在想解決這糾紛的辦法，但是這又有什麼辦法，除了叫純士提前到外國去！她想這是唯一的出路，便說道：「你叫純士一兩個禮拜以內離開這裏，這樣他們隔離了，也許就淡了，不就好了嗎？」

「對了，」她極端贊成的說：「今晚我就和純士說。」

梨雲看着時候已經不早，便告辭回去了。

純士這夜十二點鐘才回家，老太太一直在等着他，見他匆匆的走進房，便滿面秋霜

問道：「純士，你怎麼這樣夜深回來，是不是又同素璞到什麼地方去了？」

純士聽了母親的責問，又看了母親的辭色，禁不住暗暗心驚，想她怎麼問出這種話來，因連忙解釋道：

「不，不是去看素璞，因為今夜有幾個同學替我餞行，吃過晚飯，已經十點多了；又到中央公園散了一會兒步，所以回來的了。」

「唉！」老太太嘆了一口氣說道：「你也這麼大了，本來應當成家，只是前次大舅來，替你作媒，我還把人家挖苦了一頓，同時呢，我想着你就該要出洋，爽性等你回國再說，免得分了你讀書的心，那曉得你竟同素璞玩起這些把戲來，你想你值得嗎？叫人家提起你來，牙都要笑掉了，而且素璞好好的家庭，也被你破壞了，這些事情都是你作的，我真想不到你竟胡塗到這種地步？純士，我給你說，從今天起你要同她斷絕關係，不然的話我就不要這樣的兒子了！」

純士受了這番教訓，不敢回答，但是覺得母親辭意之中，是在懷疑他同素璞有苟且

的行爲，這對於自己到沒有什麼大關係，但怎麼對得起素璞呢，因此不免含淚跪在母親的面前說道：

「媽媽！請你先別着急生氣！我同素璞雖然彼此都有感情，但我們總不敢有什麼不名譽舉動，請媽媽相信我！」

「噢，你不說名譽還罷了，提到名譽我不禁要爲你寒心，這些日子，滿北京城認識你們的人，誰不拿這件事情作說笑的材料呢！現在我看你還是立刻到美國去吧！」

純士聽見母親這些話，只有低頭承受，直等母親睡了，他才慢慢踱回房去，坐在椅上，覺得這個局面，只好同素璞悄悄到外國去了，而且今午同素璞談話的結果，也是想極力設法一筆錢，作爲出國的川資，到了外國以後呢，他自己的一份官費，勉強也夠兩個人生活的，純士糾紛的心事，這時算有了相當的解決，便安穩的睡了。

次日純士一起來，便係車到先農壇去，才到門口，遠遠已見素璞也坐着車子來了，他俯買好門票進去，早晨新鮮的空氣，挾着一些青草香，吹拂着這一對情人，他倆心頭

充滿了絕大的歡喜，穿過一帶松林，找到一塊石頭坐下，素璞望着純士微微的笑道：

「以後我們到了美國，也許天天都可過以這種美滿的生活了。」

「對了，……你昨天所說的款子有辦法嗎？」

「現款只弄到兩百塊，其餘加上我的手飾，我想五六百塊錢總有的。」

「五六百雖然勉強坐三等也夠了，不過我們都是頭等票你當然不便坐三等，並且還有一層，美國人勢利極了，如果你坐的是頭等船，也就不大檢查讓你上岸，如果是坐了三等呢，他們的阻難就多了，我想至少還得設法五六百塊錢。」純士說。

「這可有點難了。」素璞含愁的說。

「不要緊，這一筆款子讓我來設法吧！」純士奮勇的說，他倆又在圈子裏兜了兩個圈子，純士說道：「素璞，我們既然這樣決定，你就趕緊預備衣服一類的東西，我呢，趕緊去弄錢，最好在下星期二就走！」

「何必那麼急呢？」素璞說。

「早走了好！」純生含糊的說。

「也好，并且我到上海後，還要回去看看母親同那個孩子。」

「那麼這就分手，各自去進行罷！」純生說，素璞點頭答應着，他倆已來到門口，各自叫好車子去了。

素璞回到家裏，把所有的衣箱，都檢點了一遍，她正在收拾的時候，姊姊走進來了問道：「你收拾箱子嗎？」

「是的，我打算回南去看媽媽和孩子！」

「你怎麼又想回去呢，本來不是說今年不回去了嗎？」

「是的，不過昨天接到媽媽的信，說是近來身體不大好，所以我不放心，想回去看看。」

「那麼你什麼時候再來！」

「總差不多開學前後吧！」

她嬌嬌坐了生就回自己房裏去了，素瑛心裏忽然覺得有些難過，好像自己現在是在演戲，無論什麼時候都帶着假面具，不但對於嬌嬌不能說真話，就是將來見了媽媽同孩子，同樣的要想造一些事實來排解，這種不忠實的人生，使她羞慚，有時被良心壓迫得幾乎發了狂，但是愛情更比什麼都有力量，只要想到愛情，一切的隱憂都消盡了。素瑛發了一回怔，仍舊回復了她安定的心情，而且夢想着去後的美滿而且神祕的生活。

日子又過去一個禮拜了，距純士他倆去國只有兩天，純士已經設法弄了五百塊錢來，所以他倆整天只忙着辦去國的手續，在第三天的上午，他倆含着欣喜的情緒，上了火車，在車身蠕蠕的離開前門的城壕時，純士吁了一口氣道：「這一下可好了。」素瑛也不禁跟着甜然一笑。

到上海後，純士和素瑛住在一家旅館裏，這是使純士又快樂又懷慚的一件事；有時覺得自己太幸福了，居然能戰勝一切的困難；把愛人摟在懷裏，但是在這個甜美的心坎中，時時發現一種可怕的暗影，這暗影像是一塊重鉛，有時壓得他喘不過氣來，好像這

裏瀾漫了危險，也許有一天一切都被它所毀滅！純士這時的心情正在這種的困惱中，他兩手捧住頭坐在沙發上，素璞從外面進來，看見他苦惱的臉色，連忙跑過來，向他溫柔的撫慰着，并問道：「你是不是有什麼不舒服嗎？」

「不，不要緊，我只有點頭疼心煩！」純士勉強的笑着說。

素璞用手摸了摸純士的額角，不像是有病。她又凝視了他一晌。一股煩愁塞上她的靈宮，她嘆了一口氣，向沙發上一倒，她似乎聽見有一種冷殘的聲音，在嘲笑她，在責備她：「你是一個妻子，一個母親，你為什麼同這個青年逃亡……」她的心如受了刀刺，陡覺心頭寒緊，眼前一黑，她便昏迷過去了。純士被她這一嚇，倒把一切的思想都打斷了，連忙抱着她呼喚，好久好久，素璞才醒了過來，睜開眼看見純士，低聲的說道：「我對不起你們！」就這一句話，又觸動她自己的心事，那眼淚便撲漱漱滴了下來，純士只默默無言的望着她，好人才想出一句安慰的話道：「璞！你為什麼傷心，難道我們的愛情，不比一切的東西可貴嗎？你總是心裏想不開，這個世界只要我們倆真心相愛，便

被一切所拋棄，不是也值得呢？」

素璞含淚點頭道：「純，你的話不錯，我只要想到你對我的純真的愛，我的心就安
然了？你放心？我不過樂極生悲罷了，不要發痴吧，好好睡一夜明天就要回家去呢？」

素璞回到家裏，和母親孩子住了一個星期，她插遣了一些事實，母親和孩子安頓了
便又匆匆回到上海來，這時純士已把一切都預備停當，他倆在上海又住了兩天，便乘船
到美國去了。

第八章 衝突

個多月的海上生活，終於在一天早晨結果了，那是一個美麗的初秋天氣，素璞同純士跟着那一批留學生，到中國公使館登記後，她倆在一帶滿是樹林的街道上，慢慢的散着步。於是純士向素璞說道：『我想過兩天，我們到鄉下去找房子住，這裏的旅館太貴，而下也太繁雜，不適宜於讀書，如果我們能找到一家好房東，即使住一間房子也可以了，你說是不是，素璞！』

『噯，素璞心不在焉的應了一聲，便低着頭，暗暗沈思，……』住一間房子，這事不大妥當，因為我們還不會正式結婚，但是住兩間呢，又怕純士的官費不夠開銷……』這一個小小的問題，這時候却深深的困惱了素璞。

純士見她無精打彩的不開口，以為她是過於疲倦了，因說道：『我們回旅館去休息吧！』素璞點點頭跟着純士，走回旅館來，素璞倚在一張圈椅上，兩眼釘着那壁上所掛

的耶穌牧羊的一張油畫，純士輕輕走到她背後，兩手溫柔的放在她的肩上說道：「璞！什麼事情使你這樣發思呢？我們已是一隻自由的鳥兒，這新世界真着海闊天空，任我們飛翔，你還顧忌什麼嗎？」

「唉，純士！你只知道身體的自由，而不會顧慮到靈魂的不自由！」

「靈魂的不自由嗎？」純士詫異的說：「你的靈魂有什麼不自由？」

「當然，在賀士的面前，在我女兒的面前，甚至在我母親的面前，我都不免是個待罪的囚犯呢！」素璞悵然的說。

「哦，我覺得你這個人，這種地方整個的表現你無勇決，無開闊的思想，當初你既決心到外國來讀書，所以甘冒種種不韙，現在就應當堅持下去，不問你將來要怎樣呢，目前的一件事，除了用心讀書，何必還想東想西呢！」

素璞被純士的一番話，說得也無言可答，只得勉強一笑道：「我也沒想什麼，到招了你那麼些話！」純士摟住她的腰道：「Darling，我們出去吃飯吧！」

在次日清晨，素璞和純士僱了一部汽車到鄉下去看房子，車子從人烟稠密的旅館門口向南馳行，不久出了鬧市，漸漸看見整齊的麥田，和葡萄園，金晃晃的太陽映着那紫黑色的葡萄發光，前面矮矮的豆籬上，已滿結了長條的豆莢，菜花黃澄澄的，正和早晨的陽光爭富麗，車子慢慢的沿着馬路走；不久停在一家小洋房的門口，那門上有一塊白木牌上面寫着「To Let」(招租)的字樣，純士叫車夫在路旁停了車，走到那洋房的門口，掀了一下電鈴，裏面出來了一位年近五十歲的肥太太，她的面孔像一隻南瓜，又圓又紅，但是那雙碧澄澄的藍眼，却閃着誠摯溫和的光彩，純士上前告訴她要租房子的意思，她笑了笑道：「好極了，先生，我這房子陽光大，空氣也好，從前也有一個中國學生在這裏住過，他是一個非常可愛着青年，……你可以請進來看一看嗎？」那胖太太一面說一面又望着素璞道：「那是你的女朋友嗎？也請進來吧！」

純士與素璞跟着那位胖老太走進那所洋房，樓下是一間佈置清潔的會客廳，那老太指着房廳裏的鋼琴道：「那是爲了我女兒買的，她在音樂專門學校，彈得非常好的。」

聲。

純士微笑答道：「我真替你驕傲，太太，你有這樣的好女兒！」胖老太聽了這話，一雙眼笑得沒了縫。

出了客廳，便是扶梯，他們上了樓，便看見那間出租的客房了，的確佈置得非常藝術化，陽光空氣都很好，但僅僅只一間，租金十五元。

純士問素瑛道：「瑛，你覺得怎麼樣？」

「好到是很好，可惜只有一間，最好比這間再小些，我們租兩間才好。」

「你的意思，我們還是分開住？」

「當然要分開的，不然叫人知道，我們究竟是什麼關係呢？」

「也好，那我就照你的意思告訴她！」純士因向那胖太太說：

「這房子一切都能使我們滿意，不過可惜，只有一間，我同我的女朋友不夠分配。」

「哦，這位果然是先生的女朋友，那自然最少也需得兩間房子……」她說着停了停道

：「若果我的鄰居家有二間房子，你的女朋友可以住到那裏去嗎？」

素璞聽了這話，連忙插言道：「太太，這就更好了，不知你能替我們介紹不？」

「哦，那當然可以，請你們先坐一坐，我去看看再來回話，胖老太把牆上的電鈴掀了一下，一個十七八歲的小姑娘走來了，她替純士素璞介紹道：「這是我第二個女兒，她在紐約女子中學讀書，現在還在暑假期中，她可以陪你們坐坐。」胖太太把身上的衣服理了理，披上大衣，便向門外去了。

那位小姑娘，長得很伶俐，純士和她談了幾句鄉村的天氣呀，交通呀，一類的話，她非常活潑的對答着，後來又說到彈鋼琴的話，她說，她不很喜歡鋼琴，而對於提琴却特別有興趣。

正在這時候，胖太太回來了，她滿面含笑的道：「好，我已經替你們問過，那裏房間比我家裏小些，所以只要十二元就可以了，你們去看好吧。」

素璞和純士連忙答應道：「好，」便一同到鄰家去，那房子離這裏，只有二百步左右

的遠近，至於房子的構造也和這邊差不多，房東是個乾瘦的中年婦人，身材很高，兩隻灰藍色的眼睛，露出一種清利的光芒，一望而知是個精明的人，她領着他們看了房子，彼此都覺得合式，純士便付了定錢，預備後日搬進來住。

她倆又坐着原車子進城了。

她們自從搬到鄉下住後，一切都很方便，就是吃，有點問題，因為房東不大願意包飯，所以她倆只得自己弄飯，天天到吃飯的時候，素璞就燒好，等着純士來了一同吃，幸喜他們所用是煤汽爐子，所以還沒有什麼十分麻煩。

一個星期過了，純士已正式進了大學，素璞呢，因為英文程度太差，所以暫時不能進學校，每日由純士替她補習，在這種表面安適的生活中，素璞整個的心却被煎熬着，她對於人生雖沒有堅強的什麼信念，但她却有一種熱烈的夢想，這次她能決然毅然跟着純士出國，也正是她那種夢想的作用，她不同意現在的環境，因而她不得不創造另一個環境，現在這個夢想已漸漸實現了，她每日伴着她的愛人，在這自由之邦的空氣中生活

着；她自己覺得驕傲，時時從她的臉上揚起勝利的微笑。

這一天素璞送純士上了進城的電車後，她獨自沿着麥田的石子路走回家去，天上浮着幾朵淡雲，時而像一個伏虎，向人羣怒目張爪；時而像一條金龍，飛騰而前，『多奇異的雲呵！』素璞一面仰頭看，一面不禁自言自語的說。不覺來到那一泓秋水的池塘畔，她坐在每日和純士並坐讀書的白石上，悄悄的望着那澄碧的水出神，她的靈宮深鎖的門，不期被一陣秋風沖開，『呵！這簡直是夢境！』她心裏想；『我怎麼能從那囚牢般的家庭裏逃出來，又怎能跑到這裏來！我是離開了一切親友，像是一個冒險的旅人。』
一般異國生疏的情調，這裏那間充滿了她的心裏，她莫明其妙的懷念着家鄉，尤其使她傷心的，是那個才滿四歲的小女兒，可憐她還夢想着媽媽回來，替她作新衣，買美麗的糖人吃，而那裏曉得，她的媽媽現在是試着忘掉她，就是她所記憶不清的爸爸，不久恐怕也會把她整個忘掉，他有了了一個美麗的繼母，這小東西又算什麼呢？

『唉，殘忍，自私！』素璞似乎聽見一個小小的聲音，在這樣的責備她，臉上一火陣

燒，心頭覺得淒楚，兩眼便滴下愧悔的眼淚來，『我應當怎麼辦呢？』她自己問自己，爲了我的女兒，一個純潔無罪惡的小孩子，我應當犧牲我個人的幸福，來完成偉大的母愛，唉，她是怎樣一個可愛的孩子，紅潤如晨露中的蘋果的臉，充滿了愛嬌的唇，一雙比這秋水更清朗的無疵的眼，活潑而親切的舉動，……她真是太可愛了，我爲什麼還不知道，而想離開這個小天使，走到冷酷的人間找幸福？素璞想到這裏，她決定爲了女兒的緣故，不向丈夫提出離婚的話，而且爲了女兒的緣故，她要試着冷淡純士。

素璞心情又似爽快，又似尖掉一點什麼東西，好像油和水般的不調協，她無精打彩的回家去，她覺得應當寫信給賀士，自從她在去國的前一天，接到北平轉來賀士的一封信，現在整整三個多月，她不會給他寫信，在她最初的意思，將用不同信的方法，促成賀士同米利安小姐的戀愛，那時候賀士必先向她提出離婚的話，那麼她就可以慨然的允許他，這當然是一個很巧妙的計策，不過這套那間她覺得這個辦法不大對，所以中途又改變了。

她小心靜氣的寫了一封信給賀士，信裏面告訴她已得到朋友的幫忙到英國來讀書，希望到了暑假能到歐洲去看他——除此之外，又告訴她孩子是怎样聰明可愛，并且把孩子一張最近的照片寄給他，——當然這是一封毫無裂痕的信，而且還是辭旨非常溫婉的一封信，她寫好不等純士回來便寄出去了。

四點鐘敲過，純士已從城裏回來了，他走到素璞門口不看見她那倚門含笑的情形，心裏有點着急，莫非她有些不滿意嗎？他忙忙的跑上樓梯，輕輕的敲着素璞的房門，只聽得素璞低聲的應道：「請進來！」純士推開門，一眼便看見素璞一雙滿含愁思的眼睛，向自己望着，純士伸出手去，熱烈的叫道：「Darling！」

「哦，純士！以後你還是叫我素璞吧！」

純士不禁驚奇的眼大了眼睛說道：「這是什麼意思呢？」

「沒有什麼，純士！你坐下聽我告訴你，我實在覺得慚愧，沒有資格被你所愛，每次我聽見你叫我Darling我又快樂，又刺心，噢，純士！我的心緒，像一堆亂絲，我

的腦子裏，有兩種互相衝突的思想，總而言之，我是非常的苦悶呢！」

「素璞——」純士低聲的說：「你千萬不要這樣，我原想犧牲我的全生命來愛你，當然我也能因成全你的意志離開你，素璞，如果你是想着他和你的女兒，你儘可以到她們那裏去，至於我呢，永遠保持着那潔淨的愛，因為在我的生命史上，你是佔了最要緊的一頁，我以後就努力於事業……」

「哦——純士——」素璞含着淚說：「我對不起你！你的偉大使我更加慚愧，你能爲我這樣犧牲，而我呢，唉，純士！純士！應當罵我咒我，我是這世界最自私的女人，我的心是非常貪狠，我不願棄你，但我也不能棄掉他和我的女兒！純士！你咒我！」素璞神經十分興奮，她抽搐着哭！肩頭一起一伏的發着顫，頭髮紛披在肩上，滿臉是淚，真像是一枝帶雨的梨花，純士握緊拳頭，憤恨的望着地板，「爲什麼地球不就毀滅呢？人生，人生，除了不調協，糾紛，矛盾，衝突，還有什麼呢？」純士頭上漲着紫青色的筋如一隻怒了的貓般虎吼着，素璞看了這個樣子，嘆了一口氣，走過來，拉住純士的手

道：「哦，純士，你不要過於興奮了，世界果然是缺陷太多，我們慢慢的填起來，總有一天這個缺陷是要填平的呵！而且你不要誤會，我對於你并不想忘掉，不過我現在是不應當不忘掉你！」

「那麼要到那一天我們才能過過幸福的日子呢？」

「那也容易，只要我們把這些糾紛理清了，便可以自由了。」素璞勉作笑臉向着純士說。

「這些糾紛理清了，不錯，」純士說：「假使你同賀士離了婚，這些糾紛不就清了嗎？」

「當然，這是很簡單的一件事，只可惜心的糾紛沒有事實那麼容易理罷了！」素璞仍是悵然的說。

「心的糾紛？唉，那可就難了，我能幫助你什麼呢？」純士為難的說。

「不要着急，純士！我總極力解脫自己，我想暑假的時候，我到歐洲去找賀士，如

果那時他已同米利安小姐結婚了，那我們就省了很多的麻煩，不然的話，我再同他住幾個月，那時間你可以想方法交女朋友，我呢，也想極力的同他融洽，如果彼此都能相安呢，那我們這幾個月的情誼，就永遠只是個珍貴的紀念，如果我同他仍不能和融，你也找不到愛人，那時候，我決然和他離異，然後我們再結婚，這樣一來，不是一切的糾紛都沒有了嗎？」

紳士聽了這話，嘴麼雖不說什麼，心裏却不禁有些不舒服，他想愛情原來是要這樣稱斤辨兩的比較呵，而且又覺得自己顯然是個弱者，讓人家選擇，唉，他想到這裏有點憤恨自己的怯弱；正當他要噴那怒火時，心底又湧起一道純潔的寒泉來把那怒火澆息了。『好吧！我始終應當相信愛情的神聖與偉大！我爲了愛要犧牲一切！』

晚飯後，紳士仍照常陪着素璞到樹林裏去散步，他倆心底的糾紛，也像宇宙間的一切，被遮在深深的夜幕下，這時空氣是不靜的，看不到一切的衝突！

第九章 離婚

素璞在美國匆匆已過了半年多了，他們來時，院裏正開着西紅蓮，現在呢，是那窗邊一叢玫瑰盛開的時節了。蜜蜂哼着嗡嗡的調子，在那熱烘烘的陽光之下，忙着採收花汁，學校已經放了暑假，這一天早晨，純士照例來約她到離此半里地的樹林裏去散步，當她倆經過那清澈的小溪時，閃爍的光波，使他們睜不開眼，同時一陣陣熱風吹拂過來，純士挽着素璞的手臂說道：

「素璞，這是一個我們值得紀念的夏天，你看風景這樣優美，我們的生活多麼豐滿，不過去年的夏天也不錯，對於我們是一樣甜蜜是不是？」

素璞含笑的望着純士，他倆的腳步是異常和諧的向前邁着，幾個鄉間的孩子，跑到他倆跟前，一面叫着，一面跳着，把這一對青年人圍在中間。

「可愛的孩子們。快樂之神擁抱着你們呢？」純士柔和的對孩子們說。

孩子們笑了，齊聲高叫道：「上帝祝福你們！」正在這時遠遠聽見有人叫白帶的聲音。一個十三四歲的女孩說道：「走吧，媽媽在叫我們呢！」孩子們如蜂羣般向前散去，純士高興的望着那孩子們的背影說道：「多可愛的一羣孩子，他們把我們的環境變成畫的世界，詩的優美，素璞！我們多幸福呵！」

「幸福！」素璞輕輕的嘆息了一聲，「但我覺得幸福離我們——噫，至少是我吧，還差幾路程呢！」

「你以為……」純士的臉色有些蒼白了，「你想還有什麼隔膜在我們中間嗎？」

「不是你我間的隔膜，而是一些別的東西隔膜了我們。」素璞沈思的說。

「那麼什麼時候是晴朗的日子呢？」純士的聲音有些發抖。

「照我想來，假使我到歐洲去後，再回到你的身邊來時，便是晴朗的日子了。真的

，純士！我覺得非到那個時候，我的心是永不會有平靜的一天呢！」

「既然這樣，你就早一點到歐洲去，爽性把這個問題解決了吧！」

「不過，純士——素璞睜着一雙濕潤的眼說：『我去了，假使我同賀士間相處得很好，那麼我們這一生的情誼就算收束了……所以我希望你不要記着我們間的晴朗日子，我只求你在我走後，把我整個忘掉，同時你要另外去認識一些女人，如果我真不回來了，你便可以很快樂的同別人結婚！』」

「這算是什麼意思！」純士有點憤怒的樣子，『我真不懂你們女人的心！』

「哦——Darling，你不要生氣，上帝生了女人，多給她們感情，所以她們變成了這樣優柔，同時呢，社會的制度，又特別壓迫女人，所以她們也不能不變成這麼多顧忌！」

「唉，純士頭上的汗珠，一顆顆滴了下來，說：『素璞——你莫非瘋了，不然，就是我在作夢。』」

「不，我也不瘋，你也不在作夢，這實實在在是這世界裏的真象。」

沈默包圍了他倆，這叢林中只有一兩隻翠鳥，在一遞一聲的唱着，素璞聽見純士的失望的低嘆，她一雙眼怔望着樹隙間蔚藍色的雲天，過了許久，她握住純士的手說：「

「喂，純士，我使你受苦，也許有一天你要變成怨我吧！」

「怨你？是的，怨你，……不過我不能爲了殘忍的運命而怨你呵！唉，素璞，Dart，
「別！放心吧，縱使你不回來了，我也不會怨你的！」

「你真好，純士！你真偉大！……不過最後我多半還是要回到你身邊的。」

「但願命運之神，不太難爲我們！」純士的聲音有些顫抖。

他靜默的出了樹林，含着糾紛悽楚的心情奔向歸途。

.....

一個月以後，素璞果然到歐洲去了，當她動身時曾拍了電報給賀士。

車子到柏林時，正下着雨，馬路上水光燈影，互相激射，素璞伏在車窗向外望，人羣如浪潮般的湧到車旁，一個個高低不同的頭在攢動着，但是她找不到賀士在那裏，人羣漸漸散去，素璞的心正急迫着！「莫非他沒接到電報嗎？也許那個米利安小姐不許他來嗎？」她正在神思慌急的時候，陡覺身後有人說話，急回頭一看，一個西裝整齊的青

年，直挺的站在那裏，「呀！」素璞不禁驚叫了一聲，原來那人正是別來四年的賀士，——他還是很年輕，而且態度更歐化了，頭髮整理得那樣光潔，素璞伸出手來，和他握了一下。

「怎麼樣？這幾年好吧，你似乎瘦了些呢！」賀士含笑說。素璞這時心裏塞着極複雜的情緒，像是高興，又像是懷慚，同時一股溼梗的東西，塞住了喉嚨，她低下頭來，看着被雨泥沾污的地上，賀士替她提着箱子，出了站口，一輛汽車停在那裏，賀士向那車夫招了一下手，一個年約三十歲的高鼻子的男人，走了攙來，恭敬的向賀士行禮問道：「到那裏去？先生！」

賀士把地名告訴了他，他連忙把箱子安放好，他倆也上了車，車子就風馳電掣般的開去，車窗的玻璃被雨打濕了，模糊着不清外面的景象，但見燈光閃亮，人羣依然稠密，而且車子絡繹如長蛇般，蜿蜒不斷，轉了幾個彎，車子忽然停住了，賀士說道：「到了！」素璞跟着他走進那座高樓去，一個紅鼻子的高大男子，站在門口，見了賀士，會

笑上來招呼，賀士把箱子交給另外一個年輕的男人，便同素璞坐電梯上去，到了第五層樓才下來，又向右走了幾十步，有兩間小小的屋子，那便是賀士所作的地方了。素璞進了房子，細細觀察這屋子的佈置，只見這間屋子只有一丈多長，八九尺寬，左面放了兩張書架，上面擺着滿滿的西洋書籍，靠窗子斜放一張書桌，桌上滿是雜誌和文具，再看右邊，放着一套沙發，沙發旁有兩張小矮茶几，牆壁上掛着人體解剖圖，還有賀士在實驗室的照片，沙發旁另有一扇門，是通到臥室去的，素璞便走進去，那是一間極簡單的寢室，除了一張鋪着潔白床單的床外，還有一隻放衣服的架子，和兩個鐵箱子，但是光線很好，屋裏共有兩扇窗子，一扇是朝街的，伏在那裏可以看見街上的種種東西，一扇呢是靠着一座小花園的，裏面有許多青葱的樹木，和鮮麗的花草，一陣濃烈的花香，從風裏吹過來，素璞怔怔的靠着窗子出神。

吃過晚飯後，雨已停了。涼雲漸漸散盡，天空擁出一輪月兒，照得那花園，葉清如洗，那嬌豔的玫瑰，含露欲滴，素璞只願伏在窗欄上眺望，賀士悄悄走過來，撫着她的

肩說道：『我真想不到，會在這裏和你相聚，我走後你過得很好麼？聽說你的朋友很不少呢！』

素璞聽了這話，覺得賀士分明有懷疑她的意思，但是她陡然想起米利安小姐來，便冷笑道：『你去國這幾年當然也過得很好囉，……你那位女朋友呢？』

『那個！』賀士似乎莫明其妙的問着。

『那個？你到問得我好，哼！一個溫柔的女看護，難道你竟會忘掉嗎？』

『你說的是米利安小姐嗎？』賀士微笑着說：『她老早不在柏林了。』

『怎麼，她到那裏去了？你怎麼捨得讓她走？』素璞譏笑似的望着賀士哼了一聲，賀

士臉上陡然罩了一陣陰霾，他在屋子裏踱着步兒，雙眉時時繃緊了，最後他站在素璞面前說道：『我們現在大家都應當公開些，現在我老老實實的告訴你，米利安小姐已經同別人結婚了，我同她只不過是朋友的關係，請你剖白你自己吧！』

素璞蒼白的臉色，在月光下更像一個大理石的石像了，恐怖羞愧的情緒，充滿了她

此刻的心，同是她覺得賀士冷森森的態度，使她憎惡，憤恨，這時她有些後悔不該離開純士到他這裏來了；再回想到同純士分別時，他那種溫柔悲哀的雙眼，簡直深深的印進她的靈宮裏，好像一隻將被拋棄的綿羊，她除了忍受命運的宰割外，沒有一些反抗和怨恨的表示，於是哭泣從她心頭發出聲音來，她的睫毛被淚水沾濕了。她始終不會割自她己。

她同賀士住了兩個月，他們表面的生活，還沒有什麼大的裂痕，不過爲了各人心裏都有着陰霾，因此小吵嘴差不多每天都有兩三次。

不久秋天又到了，雖然都市裏很難看出氣節的變化，但是第一聲秋的悲吼，是從那小花園裏發出來的，玫瑰早已謝得只剩了空枝，夜鶯再不在窗前唱歌了，葡萄已經成熟了，早晨看見幾個孩子，手裏提着籃兒，在那玫瑰叢前的葡萄架下，用剪刀採下那一串串又紅又紫的葡萄來，素璞站在窗前，看他們工作，忽聽得一陣秋風吹過，那玫瑰樹的葉子，便落了幾瓣在地下，「唉！」她深深的嘆了一口氣，把手撫着心，她覺得心海裏是

起了異樣的波浪，忽然又聽見天邊一陣雁子振翼的聲音，她不禁低聲吟道：『看征鴻過盡，萬千心事難寄，』一股悵惘的情緒，從那一字一句中湧了出來。

她呆呆的獨坐在一張圈椅上，賀士到醫院裏去看朋友，屋裏寂靜得像墳墓，她忽看見窗旁的小櫃子，有幾張紅角露在外面，便走過去，抽開櫃子打算整理整理，當她開第二個抽屜時，忽發現一個綠色的紙包，上面拴着一根妃紅色的緞帶，『這是什麼東西呢？』素璞自言自語的沈吟着，那隻手不由自主的已把緞帶扯開了，打開紙包一看，原來是一束信，全是德文的，素璞看了半天，只認得幾個字，但這已經很夠了，就由這幾個字裏，她看出這是一個女人寫給賀士的情書，她拿着這一束情書，心裏怦怦的跳着，她決定自己是被欺騙了，一股憤怒，攪着妒忌的淒酸，那眼淚禁不住滴在衣襟上了。可是同時她又覺得有點高興，覺得這不啻是一道赦令，對於她和純士間的祕密，因有了這一道赦令，她們可以變得坦然了。

素璞正拿着那一束情書沈思時，賀士已推開門進來了。素璞連忙把情書放在身後，

但是賀士已看見了，油油的說道：「你從什麼地方找到的。」

「你自己放在那裏的，難道還不曉得嗎？」素璞冷然的說。

「其實那又算什麼呢？一共很不常的通信罷了。」賀士巧辯的說。

「當然囉，我認不得德文，隨便你怎麼說都可以，不過假使你肯答應我，把這一束信暫且保存起來，等我把德文讀好了，我看過之後，你再毀滅牠，方算你對我是真心的。」

賀士聽了素璞的提議，想了想答道：「好吧！那麼你就先收着，等你讀好了德文，細細看看，就知道我并不會說謊。」

素璞聽見賀士這樣說，自己心裏倒有些愧悔，不禁臉一紅，含笑說道：「我倒錯怪你了！」

他倆之間的爆烈，暫時的被欺騙壓息了。

三個星期過去了，素璞拚命的讀着德文，她幾乎連寢食都忘了，她的心是傾注在那

一束情書裏，這個情形賀士似乎也覺查出來了，他每次看見素璞在苦苦的記憶文法的規則，他的眼裏便不免漾出詭計的光波來；而他嘴裏却勉勵着素璞道：『再有幾個月你一定能看懂那些信了，那時我也可以表白我的心跡呢！』

素璞因此毫不猜疑的把信仍舊放在那匣子裏，在一天下午，素璞到街上去買一些東西，走回來的時候，看見屋裏有火光，她嚇了一跳，莫非失火了嗎？她連忙跑進屋裏一看，只見賀士坐在幾爐邊，不知在燒一些什麼東西呢？素璞站在門旁怔了半天，忽然心裏一動，連忙抽開那放情書的匣子一看，原來那一束情書早已失蹤了，素璞一切都明白了，狠狠的瞪着賀士道：『欺騙人的魔鬼！』她說了這一句便轉身到寢室裏，伏在床上痛哭，賀士慢慢的走了進來，拉着她說：『這是一些不相干的信，留着究竟沒有意思，所以我把他燒了，你何必這樣傷心呢！』

『當然要傷心囉，我作了人家的傀儡妻子，自己還不覺得！……』

『哼，賀士冷笑了一聲，說：『我又何嘗不是作的傀儡丈夫！』』

「你怎麼是傀儡丈夫？你倒得還用我個憑據來！」素璞勉強鎮靜着說。

「算了吧，我們都是受過教育的人，大家留點體面好了。」

素璞覺得賀士的話太刺心了，這樣下去終沒有好處，到不如趁這個機會，離了婚吧——她因此決然毅然的說道：「既然大家都是傀儡，我們還是分手，各幹各的去吧！」

「離婚嗎？我不願意這樣作，爲了我們的女兒，我希望你不要再提這話吧！」

素璞聽他提到女兒，她的心又被激動了，「是的，爲了那可愛的女兒，我應當忍受一切。」她心裏這樣想了，那一股勇氣便又不知躲到什麼地方去了。

他們的談話便這樣沈默而結束了。

素璞的心，一直在苦糾着，她有些支不住而病倒了，當她病後的第三天，她接到純士一對信，說他現在認得了一位金女士，她是中國某大學三年級的學生，和他通過幾個月的情，而且照片也寄來了，意思之中，希望素璞早給他一個答覆，他才好決定他的前途。

素璞接了這封信，心裏一股酸浪，直衝上來，她躲在被裏嗚咽，這時賀士從外面進來，問道：「你好些嗎？」

她只搖搖頭道：「我恐怕一輩子也好不了的。」

「這是什麼意思？」

「噢，什麼意思嗎？我覺得我現在過的不是人的生活，這病又怎麼會得好？」

「照你的意思要怎樣呢？」

「我想你還是放我去吧，你再找個好的……」

賀士不聲的繞着屋子走來走去。

過了一個星期素璞便同賀士在一個律師那裏正式的離了婚，出律師公所時，素璞是含着希望的微笑，而賀士呢，却沉在哀愁中，他低低的嘆息着回到家裏。

女人的心

二六

第十章·勝利

素璞出了律師公所，仍回着賀士回到家裏，賀士獨自坐在書房裏，兩手抱着頭，看着地板出神，素璞忙忙的撿了一個電報稿子，告訴她她在這星期五的船到美國去，一切的事都等她到了再決定。

素璞打好電報回來時，看見賀士坐在書案旁，不知在寫什麼東西呢！見了素璞，他黯然的苦笑道：「現在我們是朋友了！……」

素璞看了他的神色，心裏也由不得一軟，無論賀士平日怎樣欺騙了自己，俱作了一場夫婦，現在撒手走開，回想舊事，也不禁有些悽戀。想到這裏，那眼裏已滿蓄了淚水，哽咽着道：「這一切事情，都是命運，假使你當初能帶我出來，你也不至於認得什麼米利安小姐，我呢，自然也更沒有什麼問題了，現在事情已經到這地步！除了大家撒手，以後的結果更不堪設想了。」

賀士慢慢抬起頭來望着素璞，深深的嘆了一口氣道：『不錯，什麼事也都只好歸咎於命運……不然，這些糾紛怎樣解釋呢？……但是我有一件事，到如今不得不請求你剖白，雖然我現在已經沒有資格干涉你，不過在友誼上請你告訴我，你究竟怎樣到美國去的？』

『你要知道這個嗎？不錯，這是人情，我當然可以告訴你，在你走後，我就到北平去讀書，無意中認識了一個青年，他對我非常的好，不過我們只是友誼罷了；後來我聽見人家傳說你在這裏同一個德國女人戀愛，我當然很傷心。不過我還不肯輕信，直到你寫信親自告訴我，米利安小姐的事情，你在字裏行間流露了真情，我才灰心！唉，賀士，我那時還只有二十二歲，我還有我的青春，我不願就這樣毀滅了自己，像一切懦弱沒有反抗的女人一樣，所以我就不得不另創新環境了；不過我爲了女兒的幸福計，我始終克制着自己，後來雖然同我的朋友到了美國，也不過是想讀些書……並且想藉此可以到歐洲來和你相聚，誰知道我們相聚幾個月的結果，我的努力却完全失敗了，你行動間

沒有一點真誠，最近你燒了那秘密的情書，便是宣告了我們共同生活的死刑……現在一切都完了，你很可以作你所願意的事，我呢，自然也有我的辦法，……」素璞說完，沈默的看看賀士，她眼裏有一種要求，那是很顯然的，她想知道賀士的秘密，但是賀士只嘆了一口氣道：「不錯，在我們之間什麼都完了！」說了這句，又沈默着，素璞有些忍不住了，因問道：「你同米利安小姐什麼時候結婚呢？」

「呀！素璞你真錯疑了米利安，她委實已經和別人結婚了，不過現在另外還有一個女人，她對我很好，也許將來我們會結婚吧，只是這時還說不到……」

「這話當真嗎？」素璞懷疑的望着他問。

「我騙你作什麼，正是所謂現在我們已經是朋友了，我們誰都用不着欺騙，是不是？」

「那麼我們現在來討論那個女孩子吧。」素璞說：「我覺得你將來既是要回德國人結婚，這個孩子在你們之間，是太不合式了，還是我來負責教養她，而且從她生下來，

實際上都是我一個人在教養她，你如果願意負擔一些教育費更好，如不願意呢，也沒有什麼關係，我總盡力量栽培她！」

「暫且就這麼辦吧！以後回國後我們再從長計議！總而言之，我們的破裂，這個無辜的孩子多少是要受些損失的，但是，這也是命運……」

一些薄薄的陰雲，現在是包圍了這兩個青年人。

素璞在星期五的上午，搭船到美國去了。在旅途中素璞的心情是很平靜了，數年來的心病，這時已完全好了，她覺得自己到底不是平凡的女人，從重重的壓迫下，她是掙扎起來了，現在她頭上戴了勝利的王冠，她伏在船欄上，看那海裏起伏的波濤，像惡魔般的伸牙獠爪，她不禁含着睥睨的微笑，低聲的說道：「兇惡的勢利呵，你縱能吞沒整個的世界，你却不能損壞一個活躍堅定的心。」

時光過去了，行程也跟着時光匆匆過去，不知不覺船已駛到美國的海岸了，素璞換了漂亮的衣服，收拾得十分美麗的倚在船欄上微笑，不久船便泊了岸，許多接客的人們

，像驟雨般的擠了上來，在人羣中，一個身材不十分高的中國青年，已看見他的愛人了，連忙叫了一聲「素璞」便飛步走上扶梯，親暱的叫了一聲「Debbie」素璞也忙迎上來，這時在他倆的心頭，充滿了歡喜，急急的提了箱子，下了扶梯，叫車子開到一家旅館，他倆在那裏休息了一夜，第二天才搭火車到紐約去，純士這時仍住在那位胖太太家裏，但是素璞的房子，早已退了，只得同那位胖太太又通融了一間房子，暫且住幾天，他倆預備結婚後搬到別處去住。

在一天晚上，月色正十分皎潔，素璞和純士並肩在那樹林裏散步，隱隱聽見有人在彈「吉他」，聲音非常幽婉，純士緊緊摟着素璞的腰，低聲道：「素璞！Debbie！你現在完全是我的了，唉，你多麼癡呀，叫我不希望晴朗的日子，現在怎麼樣呢！」

「但是我要來晚一步，也許這晴朗的日子，就永遠不會有了吧！」

「怎麼呢！」純士柔聲的說。

「當然囉，我若不來，你那位金女士就要來了，她一來，這晴朗的日子，就屬於你

們了！」素璞含醋意的說。

「那裏的話，你難道真以為我有什麼意思嗎？我不過怕你不決定，所以故意說來嚇你的！」純士臉上充滿了勝利的微笑。

「你到底是學政治的，才會使這些外交手腕，假使我真不來了，你又怎麼樣呢？」素璞嬌媚的說。

「你不來，我也要等你一生的。」

「真的嗎？純士，如果這樣，我無論如何是要來的！」素璞非常柔婉的笑着，純士勾住她的頸子，熱烈的吻着她，同時低聲叫道：「Darling—Sweet Heart！你真是我生命的源泉，這一來可好了，我守着你一輩子，我的靈魂將充滿了美麗和快樂！……我想我們趕快結婚吧！」

素璞低聲應道：「好！」但陡然的她想起一件事情來了，臉上立刻罩上一層憂疑的雲霧，嗚嗚的問道：「你父母贊成嗎？」

純士被她這句話一問，不禁「呀」的一聲道：「不錯，這也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我應當先寫信去徵求他們的同意。」

「那麼你想沒有什麼意外的事情發生嗎？」素璞愛疑的說。

「當然！」純士說：「他們自有他們的意見，不過這是我倆個人的事情，只要我們心志堅定，我想我的父母也不至於怎樣的。」純士說。

「但能這樣，我們就感謝天地了，不過我聽見梨雲說過，你母親很不贊成你同我來往呢！」素璞仍然不快樂的說。

「當然我母親的時代，和我們不同，她們對於女人的真操呀，離婚呀，這一切的事情，一定有一種和我們不同的見解，不過她對於你的印象却是很好的，從前我才認得你的時候，他也常常誇獎你會作人……所以我要極力央求，她們或不至於會反對吧！」

「既然如此，你就趕緊寫封快信，徵求他們的同意，這雖然是我們自己的事，不過能夠大家都滿意，不是更好嗎？」

純士點頭道：『對了，你的意思很好！……你曉得我的父母非常愛我，而且我又是個長子，所以他們希望我的心，比希望一切兄弟都切！能不叫他們失望才好！』純士說。

他倆走着談着不知經過多少時間，只覺得腿有些痠了，再看月影已有些斜了，已經過了十二點，因慢慢踱回家裏，輕輕的開了房門睡了。

這一個月以來，純士和素璞一面計劃着他們的婚禮，一面等待家裏的回信；雖然他倆都有點懷懼的心情，但是終掩不住那勝利的光芒，因為縱使家裏有異言，這不過是枝節問題，對於他倆根本的計劃是沒有影響的，而且純士預料着他們聰明而慈祥的父母，也絕不會拒絕他們的請求，因為這樣一來，會使愛子永遠不想回到他們身邊去。

在他們盼望懸揣的心情中，回信最後遞到純士的手裏，純士拿了這封信，他仍然鎮不住手的抖顫，心的狂跳，信看完了。——這是父親的親筆，唉，寫得多麼懇切，想得多麼周密，雖然說了不少的話，但是結果他們是贊成了，父親說：『這是你們自己終身的

事情，你們既以爲是幸福，我們還有什麼反對的？不過我總希望你們，多用理智，少用感情，好好的努力作人，總求無負於國於家……」

純士看完信，含笑的攥住素璞道：『你看我們的父母多好，』素璞只拿着那信發怔，最後竟滾出眼淚來了，心裏充滿的歡喜和傷感的情緒，在人生的路程上，悲劇結束，跟着喜劇開場，這喜劇又怎樣演進開展呢，她那易感的心於是不得不流着那悲喜交集的眼淚了。純士雖不了解她這時的心情，但看着她流出淚來，也有一種莫明其妙的悵惘，他倆沈默了些時，才慢慢恢復了平靜。

他們決定在這個星期日結婚，純士連日在忙着預備一切，素璞呢，似乎沒有純士那麼起勁，本來生命在她已染了上灰色，那種不自覺的憂鬱，在他靈魂裏像是生了根蒂，美麗的陽光，滋潤的春雨，也難在他心裏，培養出一朵燦爛而純潔的花來。何況悲劇和喜劇的銜接，是這樣的急驟，正像舊漬未清，就是加上新的顏色，那舊漬仍然隱約可見呢！幸喜純士這無這種感覺，他的起勁熱烈，無形中也影響了素璞，近來可以常看見他

倆，聯步並肩於早晨的樹林中或黃昏的溪流旁。

婚期到了，瑞士請了一位英國的文學家替他們證婚，——個頭髮半白的老人，和鷹而沈着的面容，壯強的身材，顯露着對於生命充溢了無限的趣味。——他這是第一次替中國人證婚，那天他倆到禮拜堂時，這位文學家，偕着夫人，含笑的迎接他們。

婚禮是很簡單的；他們不是教徒，但是也按照禮拜堂的結婚儀式作了。兩夫婦站在牧師的面前，牧師替他們祝福，換了結婚戒指，然後那位文學家，說了幾句祝福的話，婚禮就這樣閉幕了。出禮拜堂後這一對夫婦，同那兩位證婚人，攝了一張照片，當晚就在一家酒店裏，請了幾個熟朋友吃了晚飯，他倆便回到他們的新屋子裏去，這新屋子也是在紐約的鄉間，比從前所住的那地方更遠些，但是景緻也更幽靜些，也有叢林，有小溪，還有一道小橋，這夜他們坐着汽車回去時，正時新月初上林梢的時候，汽車如飛的經過了小溪，短橋，和湧着碧浪的麥田，聽着附近人家彈奏着月光曲的神祕調子，這一對青年人，彷彿騰翹着雲霧，翱翔於天堂中一般。

車子到了他們的住所，他們的房東，是一個比較矮小的青年婦人，知道他們才從婚宴回來，站在院子裏向他們致祝辭，并送了一束鮮艷的玫瑰花，他倆高興接着謝了謝，便回到房裏去，這房子佈置得很雅緻，檯子上這時點了幾枝紅蠟，光影綽約，更顯出一種神祕幽深的趣味來，他倆就把預備好的喜糕，同茶點擺上，請了房東的一家人來吃茶，直到深夜才散了。

在他們結婚的第三天，純士便同着素璞到海邊去旅行，那時候正是初夏的天氣，海灘旁游泳的男男女女，結隊成羣，有的在唱歌，有的吹口琴，也有的拉提琴，有的擊着一本小說睡在沙灘上看，天容是藍得像透明的藍寶石，海水如翡翠般的碧綠，海的那岸，隱隱有青山矗立，這裏的景緻比圖畫更美，他倆也隨着這一羣幸福的人們，沿着沙灘漫步低語，黃昏時純士曾下海去游泳，素璞坐在沙灘上望着他，只見他在水裏一浮一沉，直游到滿頭是汗，才上來，換了衣服，精神活潑的向素璞道：「Dahing，放了暑假我們搬到這裏來住，你也學習游泳好不？」

素璞聽了這話，便甜然一笑道：「好，可是我從沒有練習過，你要幫忙才行。」

「當然，當然，」純士爽脆的說：「我可以帶你在水裏玩，多麼幸福，是不是，」

ling-1

他們一面說着，一面到旅館去，在那裏住了一夜，第二天才回去。

在這個時期，他們是演着人間最平凡的劇，他們是一對新夫婦，他們快樂，他們看輕一切的人，只有他們是天之驕子；純士大學已經讀完了，下半年打算得碩士的學位，以後就預備作博士論文，這個青年人，是被幸福所包圍着，他安靜的生活，安靜的用功，在他心裏是風平浪靜的，素璞呢，也進了大學，不過她不想得碩士和博士的學位，她只想讀些自己歡喜的東西，以外的時間，就幫着純士打字呀，整理家務呀，他們在不同的生活形式中，送走了再不回來的時光，這些時，他倆的世界，是比什麼都平靜，因此他們再不覺得風的歌唱，雨的低吟，和草木的嘆息，就是那娟娟的月光，也不易激起他倆的感興了。

純士終於很順利的得到博士的頭銜，於是他倆沒有再纏留外國的理由了，而且官費也要完結，所以在五月底，他們就預備回國。

正在他們動身的前一天，接到賀士的一封信，說他八月間要回國，希望她那時也能回去，把女兒的問題解決了；並且又說，他們這次的離婚，還不會報告家裏，因為老年人必不贊成這種舉動，以後怎樣說，也要大家商議才好。

素璞接到這封信。她生活的暗影，就像將雨的陰雲般，一層層的厚起來，那平靜的心情，又不知逃到那裏去了，心想這一回去，自己也有着賀士一樣的困難，母親那裏還一點不曉得自已離婚，而況又結婚呢……至於那些親戚都是和母親一樣古舊，她們絕對不會諒解我……

素璞越想越沒有注意了，但是又不能終久不回去，唉，事情已經到了這裏，也只好走一步算一步吧！她悄悄的想着。

這些情節素璞不願告訴純士，所以只有自己隱忍，每每強作笑臉掩飾着。純士因為

忙着辦歸國的手續，所以也沒有覺查出來，他依然充滿着勝利的微笑，奔他的歸程。

第十一章 回國

他們在太平洋的歸舟中，已經過了兩個星期，旅行的單調生活，他們都有些感着厭倦和疲乏，每天照例坐在各人租定的帆布椅上，看那起伏變化的浪濤，聽那澎湃的水聲激打在船身上，他們的心是充滿了渴望和歡喜。

一個如削般的浪花，在海心中湧了起來，浮空的雲朵冉冉西去，太陽照在深綠色的海上，閃着金光，素璞仰頭望着雲影，微微的吁了一口氣道：「五年的旅客生涯，就這樣匆匆的過去了，……也可以說我們的黃金時代的落沒，這一回去，就不能安靜的讀書，你看吧，僅僅爲了吃飯問題，便要整天的奔波着。」

「不錯，吃飯是第一個問題，然後才到事業！」純士很然的說。

「你打算作什麼事情呢？」素璞兩眼充滿了不安定的光波。

「我想還是教書吧，……我們出國已經五年了，國內的情形都已生疏，而且現在的

黨派又多，究竟那一派是靠得住，簡直一點把握都沒有，若冒然的捲入政治漩渦，未免太危險了；在我的理想中，最好能在北平大學謀一個教授的位置，一面教書，一面細細觀察國內的情形，兩三年後看機會！」純士說。

「國內的出路太少了，不問到外國學的是那一門，回去只能教教書，究竟留學也多余。」素璞嘆了一口氣說。

「不必灰心，慢慢的總會有一天清朗的。」純士頗自信的說。

「你的人生觀，真是信念的，但願能像你所揣測的就好了。」素璞仍然很憂鬱的說。

「這是全中國的問題，我們兩人着急也沒用，不過假使人人都存着這希望，便自然會好起來。最怕是人人心灰心，所以我總是望好處着想……喂！Darling，現在且說說我們的計劃吧。」

「好！」素璞聽了純士的話，這樣淡淡的應着，她的心是糾纏着複雜的問題，第一

件就是她和純士的結婚，究竟公佈與否的問題，最近她得到一個消息：賀士自從和她離婚後，他很悲觀，雖然他已向那位德國女子訂了婚，但他對於自己仍未全忘情，在朋友們面前，時時露出悲哀的情緒；他覺得人生太無意義，在殘刻的人羣中，找不到寄託，因此他開始皈依宗教；這一些陰影，如堅韌的繩索，緊緊的絞着她的心，以至於出血了。

在這一個困難以外，便是怎樣對付她衰老的母親，當初她要到北平去讀書時，賀士家裏的人原不贊成，經她母親再三要求，才勉強的答應了。現在竟因為出外讀書，認識了純士，演出這一套離婚的悲劇來，母親聽了怎能不傷心，不憤怒，又叫她母親對賀士的家人怎樣說話，她想到這裏，就想對純士說：『我們暫且不要公開我們的關係。』但是這話究竟太難出口，這種不澈底的生活，又算什麼呢？而且純士還有他的父母，親戚，朋友，對於這種祕密將怎樣解釋呢？

素璞沈沈的思索着，純士對於她的沈默，終又忍不住了說：『Darling，你怎麼不說話？』

素璞轉過頭去，只管看着海浪發呆，純士從帆布椅上站了起來，坐在素璞的椅子邊上說道：「素璞，你究竟在織些什麼奇怪的幻想，告訴我，無論什麼困難，我願替你解決！」

「唉，」素璞聲音發着顫抖道：「純士，你不曉得我心裏多麼苦惱，我簡直是天地間最不幸的人，細想起來，我對不起父母，對不起孩子，對不起賀士，也對不起你！」

「哦，你簡直太感傷淚了，人家說鑽牛角，越鑽越窄，你就是這樣的。世界上就沒有各方面都完全的人，並不是別的緣故，因為各有各的時代，因之也各有各的成見，你打算使每個人都滿意、結果怎樣呢？一定弄到誰也不滿意你，而且你又不願作平凡的人，你要保存個性，既是這樣，人心不同，正如人的臉，你的個性越強，你越不能獲得世俗的讚賞，這真是何苦呢？」

「夠了，夠了，你的哲學也發揮得差不多了，只可惜我是塊頑石，不知道那一天才

會點頭——素璞發出無可奈何的淺笑。

夜的翹颯，已從東方的海上，漸漸張開來，風神含着憤怒，從東南方虎吼而來，激起了浪濤的反抗，船身有些支不住的顛擺着，素璞連忙把大衣裹緊了身體，同純士回到船裏去，已是晚飯的時候，他們換了整齊的夜禮服，到食堂裏安靜的坐下，那些服飾整潔的Waltz輪流的上着菜，飯後，音樂悠悠揚揚的奏起來，那些裸肩露背的西洋女人，便如蝴蝶穿花般，在舞廳裏旋轉着。

素璞同純士也舞了一回，走到船欄旁時，忽見海裏捧出一輪明月來，清光萬里，照得海水，森寒刺心；這一對旅思纏綿的人兒，在月影下，緊緊的偎倚着，純士望着無際的大海說：「Darling！但願我們此後的生活，像這澄潔的海，寬闊自由。」

「純士呵！」素璞低聲叫道：「在這個世界，你是第一個好良心的人；可是命運對你太不客氣了，牠時時在玫瑰酒汁中加了些苦味。」

「素璞——Darling！」純士有些愀然的說：「你近來真的變了，自從我們離開美國的

海岸以來，我不曾看見你快樂的笑靨，你究竟爲了什麼？」

「我有一件隱藏心底的要求，直到現在我都沒有勇氣向你剖白，唉，純士，你太好了；因此越顯得我的要求對你太殘忍了。」素璞聲音和將斷的音弦般，那樣急迫的顫着

「但是，素璞！你相信，我是用全生命愛你嗎？」純士真誠的說。

「哦，相信的，正是爲了相信你愛我，所以不忍再使你受苦！」

「但是，素璞！你要曉得，你這樣的苦着自己，我仍然是不會快樂的，所以你還是明白的說了罷！」

「純士！你允許我，無論怎樣，你要好好的安慰自己，要以你的事業爲重！」

「唉，素璞！在我倆間莫非又有什麼變故嗎？……但是我願意允許你的要求，我總應着不使你傷心！」

「純士！親愛的，你聽我說，你不必問什麼原因，我們到了中國，暫且分住一年，

或者不到一年；若是命運不太難為我們，那未必有復合的一天。」

「是的，素璞！我尊重你的意見，我也不追問什麼原因，更希望這只是夢一般的事實，在我清醒時，你仍然好好的在我的身邊。」

素璞感激得流着眼淚，輕輕的吻着士純的手，他倆沈默的回到艙裏睡了。

龐大的船身，在一天早晨，安然的進了黃浦江，十點左右泊了岸，許多接客的人羣中，沒有他倆的親人和朋友，所以他們毫無耽擱的上了岸，把行李交給一家旅館的接水茶房，僱了一輛汽車奔西藏路去。

他們在旅館裏吃了午飯，休息了一會兒，素璞將自己的東西整理好了，僱車到縣城去投奔她的女朋友。純士呢，去看了幾個住在上海的親戚和朋友，便匆匆搭車到北平去。

到了家裏見過父親和母親，這兩位慈和的老人，見他獨自回來，很詫異的問道：

「素璞呢，她怎麼不和你一路回來？」

「哦，她到蘇州去看她的母親，聽說她母親近來身體多病，她想陪她住些時候，並且也要去看看她的女兒。」

母親沈吟了一下，顯着遲疑樣子，問道：「她的女兒跟那個呢？」

「素璞的意思，要她在自己身邊，因為她覺得讓這孩子跟了父親，是太殘忍了！」

「可是帶在你們身邊，你願意嗎？」

純士聽見母親這樣問，心頭禁不住有些跳，低而想了想道：「我想多一個小孩子，也沒有什麼關係吧！」

「嗯！」母親有些不高興的樣子說：「你們年輕人，到底什麼都不懂，你想，你才結婚，家裏就有這樣大的一個孩子，親戚們問起來，你怎麼說？……所以我從前警戒你，不要和她親近，也就爲了這些緣故；不然她也很好，我爲什麼不贊成呢？現在你們既然已經結了婚，我也不願多說，不過那個孩子無論如何，帶在你們身邊總不方便呢！」

純士覺得母親的話，不是完全沒有道理，不過素璞若捨棄她的女兒，她必永遠不會

快樂，而且我既愛她，當然也應愛她所愛的人，所謂『愛屋及烏』的意思，不過我又怎麼應付母親呢！純士躊躇着，竟沒有辦法，只好說道：『等素璞回來了，再細細商量吧！』

『也好，』母親淡淡的說着，這段談話就算收束，但是在純士的心裏，却增加了一層糾紛。

純士初意本想在北平作事，但是沈悶的故都，簡直出路更少，奔走了幾天，毫無結果，只得仍到上海來設法，所以他在家具住了十天，便又匆匆南來了。

這次他到上海，知道兄弟明士和他的妻子也在上海，所以他便搬到他們的家裏暫住。

明士看見純士獨自來了，不免也是詫的問道：『聽見你已和素璞結了婚，她現在到什麼地方去了？』

『回她自己家裏看母親去了！』純士這樣回答，這本是很近人情的事，所以明士夫婦也毫不疑惑了。

但是經過幾天的相處，純士憂鬱的神情，使得他們懷疑起來，在一天下午，大家都坐在書房吃西瓜時，純士只懶懶的靠在沙發上嘆氣，明士忍不住的問道：「純哥，你到底隱藏些什麼秘密？這神情簡直太可疑了！」

「沒有，什麼都沒有，只是心裏有點懶懶的罷了。」純士仍然掩飾着。

「老兄何必掩飾呢，你的神色比你的說話更清楚的告訴我們，你心裏藏着一些不高興的事情呢！」明士的妻說。

「你們的眼睛真太厲害了！其實呢，在你們面前本來不用隱瞞，不過就是我自己也不瞭解，她到底爲了什麼這樣做作？」

「你是不是指的素璞姊，」明士的妻微笑着說：「如果是的，那麼你趕緊把事實告訴我，我是最了解女人的心的，也許能替你分析出個結果來！」

明士聽了妻的話，也笑道：「這話倒不錯，你快告訴我們，究竟是怎樣一回事？」
「事實很簡單，她不讓我問理由，在這一年內，她暫時不和我同居，你看多奇怪呀

！

明士的妻聽了這話，低頭想了想道：『我想她一定有些難以告訴你的隱痛，一定是她的母親不贊成她和賀士離婚！』

『恐怕還不只如此，』明士接着說：『一定更反對她離婚再嫁，在我們禮教森嚴的中國，女人是不能再嫁的，男人當然可以再娶，——尤其是在鄉下，那些自命維持名教的老鄉紳，要拼命的反對了，你不是說素璞的父親，原來也是一個鄉紳嗎？』

素璞點頭道：『我相信你的推測是對的，不過以後究竟怎樣下場呢？……而且素璞最受過新文化的洗禮的，她既想打破禮教的藩籬，就應當作個徹底，爲什麼走兩步又退一步呢？』

『哦，這就是女人的心了！』明士的妻說：『你們翻開歷史看，從古到今，有幾個女人不怕社會的譏彈呢？本來也難怪女人，這個社會對於女人是特別的責備的嚴，我想素璞姊現在的心也夠苦了，她要作這個社會裏的女人先鋒，但是她的勇氣還不夠，所以』

她的行動，便弄得令人不可捉摸了，這是時代病，純哥！只看你能幫她多少忙，如果她能打出這一關，你們的前途仍然是燦爛而光明的。」

「你叫我怎樣幫忙？我不能掩住每個人的嘴，叫他們不譏彈，是不是？」

「不過你能使素璞不怕譏彈，不就好了嗎？」明士說。

「是的，這的確是素璞的思想還不夠澈底，如果能夠使她的思想更進一步，這一些枝節便可剪除了。」純士說。

純士經過這一番的談話，他的心似乎安靜得多了，他預備立刻寫信給素璞。

在他們吃過西瓜後，他便拿了信箋信套，獨自躲到樓上去寫信。

暑假將完時，純士受了湖北某大學的聘，不得不離開上海，當他上船時，他的心情仍然是憂鬱的，他握住明士的手說：「我好像是被充軍到西伯利亞的心情！」

「我希望你再到上海時，素璞已經改變了她的思想。」明士安慰他。

「不過她最近的信，還是那樣弄不清。」

『忍耐吧，純哥！……這一切的糾紛除了忍耐，是沒有辦法的。』明士很有經驗似的說。

船上的人擠得如市集般，明士看着純士把行李安放好，便告辭回去了，在路上他心裏竟充滿了莫明其妙的悵惘，大馬路上的燈光，爭奇鬥勝的閃耀着，人羣如潮水般流動，『這種種色色的人，也有着種種色色的心，於是人生便形成了永久的糾紛。』明士感慨似的吁了一口氣。

女人的心

一四四

第十三章 懺悔

素璞自從和純士分別後，在她朋友家裏住了兩天，也到蘇州鄉下，去看母親和孩子。

到家時，竹籬邊正臥着一頭黃狗，聽見生人的脚步聲連忙竄起來，汪汪的吠着，跟着竹籬門開了，出來了一個八九歲的女孩兒，睜着一雙亮晶晶的眼向她望着，素璞也向她仔細看了半天，才認出正是自己的孩子，上前一把摟住她道：「阿囡！你不認得媽媽了？」那孩子只驚奇的看着她，一面推脫了身子，跑到裏面叫道：「外婆，快來！」

跟着走出一位五十多歲的老太太來，見素璞連忙叫道：「啊！阿素你從外國回來了，我前幾天接到你到上海的信，想你總還有兩天耽擱，不想這時候就到家了。」老太太一面說一面喊娘姨，替素璞把行李搬進去，一面又指着那女孩子道：「你看阿囡都長得這麼高了！」

「媽媽，她現在沒進學堂嗎？」

「原先她在這裏小學讀書，這些日子因為出疹子，所以這半年就不會讓她上學，這一下好了，你回來好好的照顧照顧她吧！說起來這孩子也就可憐，這麼一點年紀，就離開爹娘，跟着我雖然也不至受委屈，但我年紀也大了，家裏事情又煩，到底不如在你身邊好，聽說她爹也要回來了，你們好好的過起來，我這就放心了。」

素璞聽了媽媽的一番話，再偷眼看看媽媽老邁的形狀，心裏早禁不住一酸，同時站在媽媽身邊那個孩子，一雙無邪的眼睛，親切的望着自己，似乎在懇求自己，不要再拋棄她似的，那眼淚便再也噙不下去了，孩子看見她哭，也用小手揩着眼睛，老太太更是老淚縱橫，這一股難以分析是悲是喜的情緒，包圍了她們，後來還是娘姨來叫素璞去洗臉，老太太才止住眼淚，叫家裏傭的長工小王，帶阿四出去玩，她自己忙着張羅收拾房間，安頓素璞。

晚上母親和孩子都睡了，素璞回到她自己房裏，坐在燈前，呆望着映在窗上的孤影

沈思，許多糾紛的問題，如潮水般都湧到心裏來，她深深的嘆息着：『這是一個多麼糾紛的人生呀！』

她把日記本攤開，在那上面寫道：

『某月某日，今天是我到家的第一日，也就是我被審判的一天。媽媽還在夢想着我回賀士，此後團聚美滿的生活；阿囡呢，在她那純潔的小心靈中，正響着歡喜的歌聲，今天她睡的時候，她會對母親說：『外婆，等媽媽休息過來時，我便跟媽媽去睡，以後我永遠不離媽媽了，爸爸回來時，我跟着媽媽到上海去。』唉！阿囡，我對不住你呢，媽媽犯了自私的罪惡，在你這小小的生命史上，我已親手給你劃了一道亘古不能消滅的傷痕，你的媽媽和爸爸永遠不能共同的愛護你，你有了媽媽便失掉了爸爸，不然就要失掉媽媽，唉，我太自私了，爲什麼不能爲着孩子忍受一切呢？

唉！懺悔呀，我不該，真不該棄掉賀士，不然這孩子在我們兩人之間，不正是一個永無愁怨的小天使嗎？現在！她簡直被毀壞了。

其實呢！賀士也不是一個壞人，他縱然有一些對不住我的行爲，不過我又何嘗對得住他，唉！我不應當和純士結婚，當他認識那位金女士時，我就應當趁機拒絕他，爲什麼我那樣自私？爲了不願純士抱在另一個女人的懷裏，我便不顧一切的毀滅，只願抓住那個純潔的青年人呢！唉！天呀，我現在要怎麼辦？……唉！爲了女孩，我還應當回到賀士那裏去，是的，只有回到他那裏去，母親衰老殘年我何忍再在她心上劃一道傷痕嗎？……而且純士也可以免去困難，他的媽媽不喜阿因帶在他的身邊，那也是人情；我回到賀士那裏去，純士雖然也要難過，但是純士也當原諒我——而且我相信他一定能原諒我的吧！不久他另外結了婚，慢慢的就好了，……不，不能，我除非沒有知覺，不然我忍受得住嗎？……」

素璞放下筆，如狂般的跑到床上，將一床夾被，蒙在頭上，拼命的流淚，嗚咽，直到天快發亮了，她才朦朧睡去。

素璞在家裏住了兩個月，表面上她是強裝笑臉，而在深夜大家都睡着了時，她便讓

眼淚流濕了枕衣。

在一天下午，她接到賀士從上海寄來的快信，叫她立刻到上海來，素璞對母親說了，母親歡喜得出眼淚道：『好，你快去罷，你們已經幾年不見面了，年輕輕的人正剛快樂的生活，阿囡也帶去，見見爸爸，可憐他爸爸走時，她還不會認人呢！』

素璞被母親一席話，說得幾乎忍不住放聲痛哭，連忙託故走開了。

第二天素璞果真帶了阿囡到上海，那時賀士住在旅館裏，素璞找到了賀士，兩個人見了面，態度都有些不自然，素璞坐在椅上，沈默着，阿囡只躲在素璞身邊，賀士冷眼看着她，便伸手拉過來道：『阿囡！你不認得我了吧！』阿囡搖搖頭，掙脫了手，仍舊站在素璞身邊去。

『你前天到的嗎？』素璞向賀士問。

『對了，你們是坐車來的……』賀士說：『只怕肚子餓了，我們先出去吃飯吧，這旅館的飯菜不能吃。』

他們一同到了附近一家大餐館裏，叫了三份大菜，在吃飯的時候，他們沒有多談什麼，吃完飯她們仍舊回到旅館去，賀士燃了一枝香烟，在屋子裏繞着圈子說道：「純士現在上海嗎？」

「你問他作什麼？」素璞冷冷的說。

「沒有什麼？隨便問問罷了！」賀士也是冷冷的回答。

「我們的問題究竟怎麼解決呢？」素璞說。

「還有什麼問題嗎？……孩子你願意帶呢，就帶着，不然交給我就是了。」賀士說完，嘆了一口氣，阿因不知他們說些什麼只睜着亮晶晶的眼呆望着。

「不是那麼簡單的事！」素璞說：「我想我們有深談的必要。」

「談談也好，不過這地方不方便，我打算一兩天到杭州去一趟，你能同去嗎？……」

你應當仔細想想，因為我們現在僅僅是朋友了！」賀士苦笑着說。

素璞轉過頭去，悄悄的拭乾了溢出來的淚液答道：

「我想純士一定相信我的，我便同你去，也沒有什麼關係吧！」

「你自己斟酌吧！」賀士說：「純士現在那裏？」

「他到湖北教書去了。」

「哦，原來如此，那麼你怎麼不回去呢？」

素璞的臉紅了，低下頭半晌不作聲，那眼淚像珠子般落到衣襟上。

「噫！你又何必傷感！你把孩子的問題解決了，就可以去的。」

素璞聽了這話，抬起頭，望了賀士一望，本想告訴自己最近的決定，但是這種反覆無常的舉動，自己想想真難開口，并且還不知道賀士和那德國女子，究竟怎樣，如果他們已決定結婚了，又怎麼辦呢，因此便忍住了。

過了一些時候，賀士才說道：

「你既然願意同我到杭州去，那麼我們就趕今晚六點鐘的特別快車去吧！」

「也好，現在已經四點鐘，收拾收拾，差不多該動身了。」

賀士點頭答應，一而又叫茶房來算清賬目，然後叫了一輛汽車奔火車站去。到了杭州已經深夜了。

第二天素璞同賀士，帶着孩子，僱了車，到靈隱去，他們在北高峯的一座亭子裏歇了歇，又到白雲洞去。

這時天氣非常炎熱，湖水被日光蒸曬得變成一般熱氣，壓得人幾乎窒了呼吸。素璞和賀士滿身滿臉都是汗，這時走進這陰涼的山洞，心神才覺爽快了，賀士說：

「這個地方很好，我們就在這裏好好的談談吧！」

阿因在洞口採花玩耍，賀士和素璞各揀了一塊山石，對面坐下，素璞先說道：

「賀士，你近來生活怎樣？我覺得你似乎瘦了些！」

賀士聽了這話，嘆了一口氣道：「我的生活嗎？就是這樣，說不上好，也說不上壞。總之，世界上的事情，我只感到嚼蠟般的乏味！」

「那又何必呢？聽說你已有結婚的日期了，那個德國女子，聽說也是受過大學教育

，將來你們一定有一個美滿的家庭了！」素璞試探的說。

「美滿的家庭嗎？我倒也是這麼希望着，不過靠得住否，誰也不知道，真的，我近來心性簡直變了，你知道我已經作了天主教的教徒嗎？」賀士說。

「這可是怪事，你從來不相信宗教的呀，怎麼忽然變了呢？」素璞說。

「宗教道個東西，雖然沒有什麼真理的根據，不過對於失意人却大有用處呢！」

「唉！」素璞嘆息道：「你近來爲什麼總是這樣悲觀，難道你不滿意那個德國女子嗎？或者還有別的緣故呢？」

「緣故很簡單，許多事實是逼着我悲觀，因之我的思想也不能不悲觀了。」

「賀士，我也許是使你悲觀的原因吧！」素璞的聲音有些發抖了。

「不用提那些吧，那只是……」

「只是什麼？」

「一個使人驚懼的惡夢罷了！」

素璞支持不住的嗚咽道：「賀士！我想不到有今天的悔恨！我使你受苦，使孩子受苦，也使純士受苦！」

「命運如此呵，素璞！」

「但是我們不能再造命運嗎？賀士！我假使仍舊回到你這裏來！你能免掉痛苦嗎？」

？

「哦，素璞！你到會開玩笑，須知人生不是這樣的兒戲般的東西，你回到我這裏來，試問你怎樣對純士！再說我已同那個德國女子訂了婚，我們未來的幸福如何，雖不敢決定，但我却沒有理由，提出和她解除婚約呢！此外還有一層……賀士說到這裏忽然停住，嘆了一口氣沈默了。」

「還有一層什麼？怎麼又不說了！」

「還有一層呵！素璞！你知道我對於人生是很嚴重的，你試想，我有一天想到我的妻子，曾和另外一個男人住了兩年，我心裏能無傷痕嗎？……我還能快活嗎？……」

這是一句真話，但是牠太使素璞傷心了，她哭得滾在地下，阿因連忙跑來，睜着眼睛，莫明其妙的望着他們，看見媽媽直挺挺的睡在地下，也放聲哭起來，賀士慌忙的抱起素璞來，灌了她一些泉水，才慢慢地醒過來，兀自嗚咽不止道：「賀士！……我懺悔，我一生都要懺悔……」

「過去的已是過去了，你難得遇到純士這樣對於愛情又偉大又真誠的男人，你應當同他好好的過你的生活，孩子呢，你願意你就帶在身邊好了，於至我也何嘗沒有快樂的前途。我們此後作一個永不相忘的朋友罷了！」

從杭州回來後，賀士便到香港去，阿因仍舊跟着素璞，回到蘇州，剛到家，就看見母親遞了三封信給她，素璞接過來一看，認得都是純士的字，她的眼淚跟着又滾了下來，連忙走到屋裏，把信拆開看，第一封信有幾句是對於她到杭州去的話，她細細的讀了又讀，她覺得純士太好了，連忙拿出日記，把那幾句抄在上面道：

「素璞！我相信你如相信自己一樣，你去會賀士很應當，你還應當感謝他；對我們

的成全，我們所有的快樂，都是他給我們的！」素璞放下日記，手邊拿過一張紙寫給純

士道：

「唉，純士！純士！這世界上只有你是能了解我的，你是認清我的人格的，媽媽面前所不能開口的，只有向你說，但是純士呀，在這世界上，我也最對不住你，你知道，我曾自動的想離開你，拋棄你，並不是我不愛你，唉，純士！我敢對天發誓，我愛你比愛自己還甚，但是我為什麼忍心叫你受苦，唉，純士！不得已呀，我是一個過渡時代的女人，我腦子裏還有封建時代的餘毒，我不能忍受那些冷諷熱罵，我不能貫徹我自己的夢想，我是弱者，是一個沒有勇氣的弱女子。這麼一個時代下的犧牲者，結果，竟連累了你，連累了那無罪的孩子！」

「純士啊！在這種情形下，我只有懺悔，只有自罰，純士！多謝你的好意！我現在不能到你身邊來，最好你忘了我吧。」

素璞把這封信寄給了純士，她仍住在家裏，每天除了教阿囡讀書外，她便只有沈默

後來母親看她的神色不對，極力的追問她，她才含着淚告訴了母親道：『賀士已同我離了婚。』

『離了婚，簡直是夢話吧！』母親顫抖的說。

『真的，因為他在德國認得了一個女人，所以我們便只好離婚了。』

『你怎麼早不告訴我？……咳！難道你就這麼輕易的答應了他嗎？』

『是的，媽媽！他的心既然變了，強扭住又有什麼用？』

母親聽了這話，也只有傷心落淚，素璞忍住悲痛勸慰道：『媽媽也不心傷心，這都是命運！』

『唉！我早就就心，所以逼著他結了婚再走，現在到底是這麼個下場！』

『媽媽！』素璞勉强的笑道：『從此我不離開媽媽了，這還不算喜歡嗎？』

『唉！』媽媽仍然垂着淚，素璞的心，流着血，她聽見自己心弦的顫抖。

匆匆的歲月早又到深秋了，素璞的心情也更黯淡，忽然一天純士寄了一封快信來，

說他現在病了，客中沒有一個問慰的人，況且又正是秋風秋雨的天氣，他希望素璞能去看他，另外又寄了一首勃朗寧的詩是：『神未必這樣想』，她看見那首詩，對於人生的忠實勇敢，已經夠流淚了，再看見純士在那『神未必這樣想』的一句話上，加以密密的圈，并在下面註了一行小字道：

『素璞！這詩人已指示了我們：那兩個青年男女，因為顧忌世人的譏彈，因為不能勇敢決定，把生命變成補釘，而世上的人方在那裏嘆讚他們，但是聰明正直的神，他未必這樣想。素璞：你不能更勇敢的跳出人間的牢獄嗎？你不能為自己而作人嗎？你為保存禮教的假面具，把自己的生活，弄成這樣黯淡，你給了世人一些什麼呢？素璞！這真是罪過罷了，你已經為求忠實光明的人生流過血，你也已經替世人開出一條血路，但是現在你又把這些血跡掩埋了，又把這條血路塞住了，使後來的人，看了你的努力的失敗，更加胆怯，永遠輾轉在那虛偽補釘的生活裏，素璞！無論怎樣，你的這種措施，太使人悲傷了。』

素璞把這封信放在枕頭旁，一天看到晚，想到晚，她不知應當怎麼辦？只讓眼淚滴在這張紙上，濕了又乾，乾了又濕！但『神未必這樣想』的一句話，深深的打動了她，也許這就是第一道光明的閃電，跟着就有雷雨或風電的變化吧！但願上帝祝福他們。

素璞，有志，純士，都是好人。

平角生構影增益精神

36.4.2.

女人的心

一六〇

本社出版書籍：

紅花瓶

陳大悲著

上下
兩冊

一元二角

希特勒組閣

本社編

三角

辣椒與橄欖

本社編

二角五分

女人的心

廣隱女士著

四角五分

時代姑娘

葉靈鳳著

印刷中

日本現代人物評述

老拙著

印刷中

大晚報評論集

曾虛白著

印刷中

時事新報

編制與內容之種種

時事新報——活潑顯豁的編輯

本報曾蒙各界之讚許，顯全期者之福利，所以編輯力，既新，雖全報色澤萬分，而活潑顯豁，一日了然，無再漏之虞，披閱全報，但覺精神調漫，活潑顯豁。

時事新報——光芒四射的評論

本報評論，正氣磅礴，犀利如劍，使人入骨欲說，人人原不能說，不敢說，為民喉之先驅，與論之中心，內外推揚，風行萬里。

時事新報——專家編輯的刊物

本報為適應普通常識，研究專門學術起見，特約專家，編譯各種刊物，分特刊與週刊二種，但係均有價值之名貴作品，每日增換，因而開始，茲將各種名稱，分列如次

發行日期	特刊名稱	週刊名稱	附註
星期一	摺券	電影	(特刊) 隨正張發行，不論外埠，本報均得閱讀。
星期二	現代家政	兒童	(週刊) 紙張本報力，而發行，外埠須另加報費。
星期三	藝術	攝影	
星期四	銀行與信託	國貨	
星期五	折股與社會	飲食	
星期六	科學	馬蹄世界	
星期日	星期學燈	電影世界	

社會對本報之信仰力，有下列三點，可以知之。

發生大事變之時：必先看時事新報，如何紀述！

發生大問題之時：必先問時事新報，如何意見！

發生大困難之時：必先請時事新報，主持公道！

此種現象，已普遍潛伏於全國民衆之心頭，所以本報解讀，則正明證，為公衆所信仰，由來已久，非一朝一夕可以致之，故一二八日之變，本報每日銷行二十五萬份，聞報外銷數之新紀錄，而本報又以服務社會為唯一之價值，代表民衆，作民衆之喉舌，是以不備時局變化之際，一日銷數，亦有顯增，道謝會名界，早已認識本報之價值地位矣。

申 時 電 訊 社

SHUN SHIH NEWS AGENCY
SHANGHAI, CHINA.

地址 上海四川路三十六號

電話 一九八二八 一七七三四 一五四二五 電報掛號一四〇九

本社以發展我國新聞事業爲主旨。對於各國規模宏大之電訊社。如英之路透。法之哈瓦斯。美之聯合。日之電通。俄之達斯等。均多方攷察。精密研究。探其優點。普遍服務。成立以來。業經九載。承各方匡助。歷年擴充。已定基礎。茲凡全國重要都市發電訪員。已增至三十餘處。各省市每日重要消息。靡有遺漏。此本社之所以爲全國軍政經濟教育實業等消息綜合之樞紐也。計目前訂約採用本社消息之報社。合國內外計之。共得百十七家。本社組織。除外埠之分社訪員外。上海總社現分(一)收電部 每日國內外電訊。分班到社。按時登記統計。(二)譯電部 無論有線無線。水線陸線。中外文字電報。均聘有專門人員。專司翻譯。(三)編譯部 因採用本社消息之報社。營業範圍大小不等。需要電訊之質量亦各有異。故外來電訊須經編譯專員按照訂約各報之需要供給。(四)發電部 發給訂約各報社之電訊。經發電部登記後拍發。(五)長途電話部 本社在長途電話綫通達區域以內。爲經濟與便爲利起見。大都用長途電話。聘請專門人員。以密碼收發消息。(六)密碼電訊部 本社備有密碼電訊收發處。可與訂約報社。迅捷通報。機要而又嚴密。

大晚報

消息最靈通

言論最公正

編排最新穎

本埠銷數六萬份以上

廣告效力最大

地址 四川路三十六號

電話 一四二五至一四二六



國家多事之秋
人人必讀國人自辦之

英文
大陸報

本埠 外埠

定價
全年 二十四元 三十元
半年 十一元 十五元
三月 七元五角
一月 三元五角 三元

學生須由學校證明方有優待辦法

上海四川路三十六號

大陸報館

電話一五四二二一六

The China Press

女 人 的 心

每冊實價四角五分
外埠酌加郵費

著作者

盧隱女士

發行人

張竹平

上海山東路

第一六二號

時事新報
大晚報
大陸報
申電訊社

發行所

四社出版部

上海山東路一六二號

經售處

各埠各大書局

印刷者

華豐印刷鑄字所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保留電影及舞台編劇權

民國二十二年六月朔

154
青林

